

天類

八編類纂
二十九

卷七十七

加3
1717
77-29



1717
77-29

天說

今夫天何如乎。蒼果其貌乎。皇果其君乎。昊果其廣
大乎。旻果其矜憐乎。果有愛惡而曰天。眷天怒乎。果
有賞罰而曰天。予天譴乎。鶴鳴其果天聽下民其果
天監乎。艱難其果天步中央其果天心乎。日月果各
爭其所。星辰果不爽其纏乎。風雨果何以飄零。雷電
果何以奮發乎。梓慎望氣果何以知宋鄭之多喪師。
曠歌風果何以料楚師之敗績乎。宋景仁言果何以
致熒惑之退舍。史墨望歲果何以識吳越之興亡乎。
摠之天也者。形也。氣也。數也。理也。心也。心足以宅理。

理足以運氣氣足以呈數數原不過歸於理而奠於形如列宿環周四七定其次赤道弦帶七政紀其行始璧合以珠聯既絲棼而轍驚則度數生焉日有光道南北司其發歛月有九行朧胸互其陰陽合朔衡望鄰交乃食則推步出焉斗建改步爲月青龍移辰爲歲至朔同日爲章同在日首爲部部終六旬爲紀歲朔又復爲元則算數積焉二至之氣晷影定其倪朔會之交衝蝕執其券金木相參以檢日盈虧互積而成潤則氣候齊焉禮不重土圭之景乎分氣定朔僅酌量於刻畫中星午晷宜兼注乎歲時詩不譏夙

莫之謬乎晷永六十二刻元史之載已備舊法三十六度星翁之算未釐晝短星昴則冬至纏虛羲和餞至則四宅胥審總之天也者如人之身然心爲主而理卽寓焉以心運理自無過差以心御氣氣自無闕滯以心定數數自無棼錯以心宰形形自無倒置而精神營衛耳目四肢無不充周而布列所謂一小天焉而堯夫亦謂知天之心者範圍而不過矣至如艸生木落談風之謬也石牛黑蜥論雨之誕也仙火金門言雷者未確也堯璧漢鼎言雲者無徵也銅駝玉馬言雪者非真也人事卽天道災禍其應之者耳

八編類纂
君心卽天心。迪吉其符之者耳。他如蒼皇昊旻之解。不過就形以體天之心。喜怒視聽之義。又不過就心以言天之理。詩書所云鑿鑿不爽者。此何待馮相氏之辨。保章氏之推。馬遷天官之志。張衡靈憲之經。淳風法象之志。王朴歷啓之制。而後知哉。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識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四

稗編

天類

天文

或者各封所傳之器。以術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大象可運算而闕。誠以爲蓋天邪。則南方之度漸狹。果以爲渾天邪。則北方之極寢高。此二者。又渾蓋之家。盡智畢議。未能有以通其說也。則王仲任葛稚川之徒。區區于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凡晷表冬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多以里數齊之。遂失其實。

歐

夫星去日雖近而光亦滿不如月之生明有漸則似乎星自有光不待受日光以爲光者星若果自有光烏知月之不亦自有光乎觀九行與黃道相交相去之勢則知月之光月既不敢當日道而行又不敢去日道太遠遠去不過六度而已甚則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月於行之常變皆不違乎日如此月星不受日光月光本無光日耀乃故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

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朱熹月受日光辨

尚書叢說有七政疑曰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者天象惟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有日月東行天西轉而周髀家則有日月實東行而天牽西轉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

八編判集 卷九十四 二
祖述以爲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
渾天儀注水轉輪一晝一夜天西旋一周天日行一
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明朔望遲速有準
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去而爲經七政錯行而爲緯
其說爲得之而文公詩傳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
則曰天體至圓周三百六十五度而四分度之一繞
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
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
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
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已經文

公是正而公蓋詳之矣其意以爲日者陽之精其健
當次於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月之行晝夜常過於
日十三度有奇是陰速於陽不若七曜與天皆西轉
則陰陽遲速爲合宜蓋亦祖橫渠先生之意其說可
謂正矣然愚以古說較之其所可疑數有七而天左
旋七政右逆則七政亦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
西行則爲天所牽耳然所倚著各得循序若七政與
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
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旣望則月在日
後及再合朔是月之從日爲臣從君爲順若西行則

日在月前至望再合朔必日行從月是君從臣爲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此相會合以造就萬類者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收斂之時而品物流行舉霄壤之間曷嘗有一息間斷哉其所以盛陰否閉之時而生生猶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而輔助元氣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符於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進行比天行不及則爲退星行無殊金水在太陽先後卒歲一周天爲最速

次火次木惟土積重厚之氣入天體最深故比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歲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嚮謂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更遲是金水最遲故一日只退一度而一歲一周天土行最速常及於天大約二十八日便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年然後周天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於天且一日不及天一度星之陽不及遠甚而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精反過日遠矣五也星以退留遲疾伏疾遲留退段者有遲有速有順有逆也五政推步姑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

十三日而留留二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百六十餘日而伏留而復退是行常五倍於退而退四倍於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爲退退爲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何其多與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爲緩留則不行退則逆而西此皆以星附着天體而言者也若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着天體附着則爲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爲最緩而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與之同健一日皆能過太陽一度至於所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遠矣七也由是言

之則古法比蔡傳爲密於此不可無疑按許氏所疑凡七事大抵皆在於先儒左旋之說有所未信而以曆家右轉之說爲可信也其言似亦有理劉安日行考大術曆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尙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三山陳氏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減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爲超辰之限

洪邁論歲星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哉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注引襄十八年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謂是年歲星在亥自襄十八年至二十八年行十一宮當在星紀如左氏之法是歲星午年在亥未年在戌申年在酉酉年在申戌年在未亥年在午子在巳丑年在辰寅年在卯卯年在寅辰年在丑巳年在子襄十八年丙午據今曆家躔度約法則午年水星在辰依史記天官書則午年當在酉襄二十八年丙辰據今曆家躔度約法則辰年水星在午依史記天官書則辰年當在亥皆與左氏言歲星不同

熊朋

來論歲星

有所見

唐以來天象之異者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見大張四十度貞觀初突厥五日並照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旁有黑氣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氣如人頭乾符六年十一月丙寅朔有兩日並出而闔三日乃不見廣明元年日暈如虹黃氣蔽日天祐二年正月甲申乙酉日有黃白暈暈上有青赤背暈中生白虹漸長向東百餘丈二月乙巳有蒼白雲夾日長各六尺餘既而雲變狀如人馬乃消貞觀初突厥三月並見儀鳳二年正月甲子朔月見

西方武后時月過望不虧者二光宅元年九月丁丑有星如半月見西方開成二年二月有彗至三月遍指四方自是至會昌元年無歲不彗天復元年五月夕有星當箕下如炬火炎炎止衝人初以爲燒火也高丈餘乃殞天祐元年四月有星狀如人首赤身黑在北斗下紫微中占曰天衝也天衝抱極泣帝前血濁霧下天下冤元和六年三月戊戌日晡天陰寒有流星大如一斛器墜于兗鄆間聲數百里野雉皆雊所墜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而乃滅咸通九年十一月丁酉有星出如匹練旱空化爲雲而沒十

三年春有二星從天際而上相從至中天狀如旌旗乃殞天祐元年五月戊寅乙夜雨晦暝有星長二十丈出東方西南向首黑尾赤中白按自春秋至隋日月星之變學者多能記之而唐以來鮮有言者故略具一二浮屠氏書至唐始盛行於中國然實與春秋僖文同時雖夷夏殊方然蓋先秦古文也其叙二日兩月乃至暈壩珮玦彗孛飛流負珥虹蜺之類以爲同分罔見但此國見彼國本所不見亦復不聞殆其惡緣所感而致不然則突厥之五日三月使誠不謬而中國人莫之見何也今星曆家言盡西必占狼星

極南必斗又以聲教所不暨占皆爲狗國此爲其國無人言之也若聰明有賢聖者出則其占不止如此故天竺能歷龜茲能樂皆與中國無異又安得專以狼星斗限之哉余益知山河兩戒分異之說爲非的矣

葉適論天象

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以疏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用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

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大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鄭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是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星所主土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若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分野在天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縱橫之不齊猶大牙然而欲以

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分野之整然彼此之不
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於天之北極為天之首其體
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故曰地有是形
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或
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
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曆家之
所取驗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
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

蘇伯衡分野論

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
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

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
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
震矣然而不盡然也

諸子雜論風雷

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疎謬曆家言晷漏者自
顓帝曆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
漏之術皆未合天度予占天侯景以至驗于儀象考
數下漏凡十餘年方粗見真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
晷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跡其聞二事尤微一者下漏
家常患冬月水澁夏月水利以爲水性如此又疑冰
澌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

速天運已替而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天運未替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數然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脗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一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無一日頓殊之理曆法皆以一日之氣短長之中者播爲刻分累損益氣初日衰每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頓易刻衰故黃道有觚而不圓縱有強爲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筭而多形數相詭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數方圓端斜定形也乘除相盪無所附益泯然冥會者真數也其術黃道環天正圓圓之爲體循之則其安至均不均不

能中規衡絕之則有舒有數無舒數則不能成安以圓法相盪而得衰則衰無不均以安法相盪而得差則差有疎數相因以求從相消以求負從負相入會一術以御日行以言其變則杪刻之間消長未嘗同以言其齊則止用一衰循環無端始終如貫不能議其隙此圓法之微古之言筭者有所未知也

沈括晷漏

熙寧七年七月沈括上渾儀浮漏景表三儀渾儀議曰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廟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于表銳凡三百六十有五十四分日

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盡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繫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爲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搏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爲難知也自漢以前爲曆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迹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爲曆作爲曆者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皆莫能知其必當之

數至唐僧一行改大術曆法始復用渾儀參實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爲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洛下閎製圓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後張衡爲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爲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二分爲一度而惠星辰稠穢張衡敗用四方而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爲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黃赤道焉績之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槌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

有雙規規正距于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地特規斜絡天腹以侯赤道南北直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爲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爲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以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是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爲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內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黃赤道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爲天樞中爲

游簡可以升降游轉別爲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一行以爲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爲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銅渾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姑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今輯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爲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規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

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爲東日之所入者爲西乎臣觀古之侯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太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比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諗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北也常以天中爲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爲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輒

差一度以上而東西南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侯之日未嘗不出于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爲東日之所入者定爲西天樞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侯日之出沒則常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於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說也臣以爲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六千星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月之所及者裁以爲法不足爲法者宜

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紘平設以象地體今渾儀置
于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紘不與地際相當
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爲一臺之
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
所謂實者此數卽彼數也此移赤彼亦移赤之謂也
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
謂也今臺之下高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數丈
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
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
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審而臺之高下非所當

卹也其三日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却
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于黃道如繩
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爲之虧入蝕法而
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
然後復會今月道旣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當
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
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曆法步之其四衡
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若衡端不能
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
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爲法也下

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東以窺上
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
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目游動無因知其正
中今以鈎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
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搖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
皆以極星爲天中自祖衡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
乃去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
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爲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嘗
游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出乍入今璣舊法
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游于樞中也臣考

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
有餘則祖衡窺考猶爲未審今當爲天樞徑七度使
人目切南樞望之星正循北極樞裏周常見不隱天
體方正其六令璣○辰刻十千八卦皆刻於絃然絃
平正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開則日徑度而道促卯
酉之際則日迤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
儀則移刻於緯四游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璣天中單
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
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爲是然當側
窺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旁迫狹難賦

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絃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于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游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黃道與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令瓚之術其法本於晁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縟而頗爲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黃赤道度再運游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曆每日去極度筭率之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但可賦

三百六十五度而不能其餘分此其爲略也其八令瓚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徒璣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則二道與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爲之璿者珠之屬也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于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列兩旁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此古、人、未、有、之、論、椎重撲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

古之人知黃道歲易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之度相偶者也。黃道徙而西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尤爲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紘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爲地紘所伏。今當徙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紘際爲率自當默與天合。又言渾儀製器渾儀之爲器其屬有二相因爲用其在外者曰體以立四方上下之定位其次曰

象以法天之運行常與天隨其在內璣衡璣以察緯衡以察經求天地端極三明匿見者體爲之用察黃道降陟辰刻運徙者象爲之用四方上下無所不屬者璣衡爲之用體之爲器爲圓規者四其規之別一曰經經之規二竝峙正抵子午若車輪之植二規相距四寸夾規爲齒以別去極之度北極出紘之上三十有四度十分度之八彊南極下紘亦如之對衡二釭聯二規以爲一釭中容樞二曰緯緯之規一與經交於二極之中若車輪之倚南北距極皆九十一度彊夾規爲齒以別周天之度三曰紘紘之規一上際

當經之半若車輪之什以考地際周賦十二辰以定八方紘之下有跌從一衡一刻溝受水以爲平中溝爲地以受注水四末建跌爲升龍四以負紘凡渾儀之屬皆屬焉龍吭爲綱維之四捷以爲固象以爲器爲圓規者四其規之別一曰璣璣之規二竝峙相距如經之度夾規爲齒對銜二釭釭中容樞皆如經之率設之亦如經其異者經膠而璣可旋二曰赤道赤道之規一刻璣十分寸之三以銜赤道赤道設之如緯其異者緯膠於經而赤道銜於璣有時而移度穿一竅以移歲差三曰黃道黃道之規一刻赤道十分

寸之二以銜黃道其南出赤道之北際二十有四度其北入赤道赤如之交於奎角度穿一竅以銅編屬於赤道歲差盈度則并赤道徙而西黃赤道夾規爲齒以別均迤之度璣衡之爲器爲圓規一曰璣對峙相距如象璣之度夾規爲齒皆如象璣其異者象璣對銜二釭而璣對銜二樞貫于象璣天經之釭中三物相重而不相膠爲間十分寸之三無使相切所以利旋也爲橫簫二兩端夾樞屬于璣其中挾衡爲橫一棲於橫簫之間中衡爲韙以貫橫簫兩末入于璣之鑄而可旋璣可以左右以察四方之祥衡可以低

昂以察上下之祥其曰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此不易之論也其曰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此不通之論也既曰不足則所閏之月必當於下年所當恰好置閏之月置所謂恰所即月之有節氣無中氣者豈有預借先閏之理攷於授時曆紀年置閏之次可見何嘗有預借下年之日先於上年置閏之例哉沈括三儀說

曆

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

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太術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斯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于癸亥日卯時第十七年至朔又復同于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

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蔀者
蒙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爲一蔀總二十蔀名曰一
紀討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于甲子日之先
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
年至朔同于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
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
出此二家之術也

葉子奇曆元

曆之名始於黃帝曆之算定於容成夫上稽天象下
正人時非曆有所不可故有起之以律者矣累實於
黃鍾是已有積之以數者矣較分於絲毫是已又有

驗之以象者矣作儀於渾天是已然由古迄今言天
者是幾而造曆者尤非一家終不能保其曆之不變
者曆法之不容不變也是故黃帝起辛卯顓帝用乙
卯夏用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此則曆元之可驗
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八年
日差八度周訖春秋日差八度戰國及秦日差三度
此則歲差之可證者也斗分未易考也古曆謂在建
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曄謂在斗十一度則言斗
分者爲不同日度未易稽也秦曆以孟春在營室五
度三統以立春在危斗六度元嘉以正月申在室一

度則言日度者爲不一考索曆法

東漢志曰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秦初用乙卯秦用顓帝曆也武帝元豐七年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章帝四分曆元以庚申太初以上諸曆所謂六曆也六曆之書前漢藝文志載之詳矣其起曆之元必於此乎見之自太初以來曆起皆有元諸志所載曆法必先推其元之所起以爲積算之紀綱故太初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范曄以四千五百六十爲元與古不同太初併閏歲之月總計之也三統上元十四萬三千歲紀大備之意見漢乾象元

法七千三百七十八年正曆元法九萬七千一年武晉

帝太始中通曆甲子元法推開闢之始亦九萬七十年劉智造

晉王三紀甲子元法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年蔡邕

張賓甲子元法積四百萬餘算劉焯甲子元法積一

百萬餘算一行曆本議積算五千萬億歲自三皇五

帝至於漢方數千年而漢世曆家以三紀之數推之

亦已多矣王朔之復以九萬餘年爲開闢之始張賓

劉焯一行又以數百萬億爲積算豈開闢之上復有

開闢耶按後漢順帝漢安二年宗詡等議建曆之本

必先正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日法定然後度周天以

定分至也是嘗觀唐傳仁均作戊寅曆所以武德元年爲曆始高祖以戊寅歲甲月登極而歲朔遲疾交會及五星皆有加減至九年復用上元積算五代晉高祖時馬重績作調元曆不復推占上元止以唐天寶十四載爲元行之輒差遂復用唐末崇元曆揆此二事則推曆起元止據目前攷驗無證則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冥測洪濛則其術近乎迂也必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范曄紀元之日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以時考之不近不遠以術言之不淺不迂矣四分曆仲紀之元起曆元不同元三年

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遂以謂五星會於太初之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周密推而上至於混元之初其數之精無有餘分故有是言在太初之年實未嘗如合璧如連珠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常從鎮星五星之行鎮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攷之漢高祖之元年五星聚于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元年凡百有年也鎮星二十八周而一周當是之時鎮星之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八次矣進在玄枵之次安得有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起於牽牛之初乎

牽牛星紀之次也

七政之運行

史記曆書載武帝改太初曆之詔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闕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夫闕逢者甲也攝提格者寅也是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年也故史記曆術甲子篇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又五年天漢元年也爲戊午又五年太始元年也爲壬戌自此順數周六十餘年皆以漢家年號紀之是太初元年爲甲寅曉然矣又按東漢志漢安二年宗訴等建議以爲漢興元年歲在乙未又四十五年文帝後元三年

也歲在庚辰又五十八年武帝太初元年也歲在丁丑今攷之通鑑編年高祖卽位之年以乙未文帝後三年之庚辰武帝太初元年以丁丑與宗訴之議脗合而劉孝孫勘日度之議亦曰武帝太初元年丁丑然則范志所謂太初曆元用丁丑卽以太初元年爲元也非推上古之元也太史公所紀武帝之詔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闕逢攝提格是推上古之元得甲寅之歲其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武帝時以太古甲寅歲爲起曆之元也故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

猶言以七年爲上古甲寅之歲也。上古太初應合璧連珠之瑞，今以太初紀年元起丁丑，亦與甲寅同耳。非元封七年卽甲寅也。然則太史公曆術甲子篇以古初甲寅爲元順紀六十餘年，大餘小餘之數，此其起曆之數，此其起曆之術也。後人不悟太初元年年號，依古初之意，卽以太初天漢太始年號分配年名之下者，非也。太史出於武帝時，安能預知六十年後年號，而先書于曆術年名之下哉？太初曆元不同

東漢志曰：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半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之四十九歲歲，在上章陰在執除。

文帝後元三年庚辰年也冬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積，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此章帝四分曆元自文帝後元三年始也。夫後元三年正太初元年凡五十八歲，而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已至于再豈一甲子周則復得此數耶？賈逵議曰：七十二歲復十一月合朔冬至，或爲八十歲，則一甲子冬至。賈逵議見

東漢志今考之范志曰：至朔同在日首，謂之葭夫十九年，得一章四章爲葭合七十六年也。日首者，甲子日爲六甲之首也。冬至之日與朔日同是甲子，則爲葭所謂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是也。何爲有五十

八年有七十一、一年有七十六、六年有八十年之異耶。按班志曰：乃以前曆上元太初四千六百，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孟康注曰：古以建星爲宿。今以牽牛爲宿。觀此言，則仲冬甲子朔旦冬至，乃上元太初甲寅年也。非武帝元封七年也。冬至

大抵季月中星與仲月中星多合，蓋其歲差使然爾。歲差之說，有以四十五年差一度者，宋大明曆是也。有以百八十六年差一度者，梁虞翻曆是也。有以百八十三年差一度者，梁祖冲之大同曆是也。有以八

十四年差一度者，唐開元之大術曆是也。虞喜謂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皆未得其實。宋朝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最爲密率。歲差

晉志曰：靈帝光和中，洪攷古今曆法，言其進退之行，知四分曆疎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一百四十

五分爲十分，而造乾象曆。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

術追日月五星之行，依易立數，名爲乾象曆。又制日

行月行黃道赤道之度法，轉精密矣。獻帝建安中，鄭

元受其法，又加注釋焉。自黃初後改曆者，皆斟酌乾

象洪術，遂爲後代推步之表。此劉洪乾象曆也。宋何承天

日四分於天三百而盈一日積世不誤劉歆三
統又陳闢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楊雄心惑
其說采爲太元班固
謂之最密著于漢志

魏文帝黃初中高堂隆議曆數改革韓翊以爲乾象
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
三爲統法千二百五爲斗分其後陳羣奏翊首建恐
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更相是非無時而決徐岳
議劉洪以曆後天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
起已丑實精密可長行今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
下分所錯無幾岳課日月蝕五事乾象四遠黃初一
迄翊術自疎又楊偉言韓翊據劉洪之術知貴其術

而棄其論至明帝景初元年楊偉改造景初曆欲以
大呂之月爲歲首建子之月爲曆初遂以建丑之月
爲正改其年三月爲孟夏三年正月復用夏正晉書曰
古曆斗分彊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綱不可通於古
景初雖得其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合朔虧盈皆
不及其次唐一行曰韓翊楊偉更造新術而皆依識
緯三百歲改憲之文攷經之合朔多中校傳之南至
則否說齋曰翊創於前偉繼於後咸遵劉洪之議未
及洪之深妙蓋二曆皆寫子模毋終不過洪之術也
蜀仍漢四分曆吳王蕃以劉洪術制儀象及論故吳
用乾象曆此魏黃初景初曆也斗分不同

平朔考月大月小相間不必以日月會爲朔也定朔
者或二小或三大當以日月會之日爲朔多主定朔
朔爲朝會之首氣爲生長之端朔有告饌之文氣有

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以定朔且冬至以為將來之
範此隋志定朔之言之意也然春秋日食三十五書
朔者二十七其不書朔者八左傳云不書朔官失之
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初二日也穀梁傳云不
言朔者食晦也非二十九即三十也夫日與月會則多食日食
于朔則朔日為有定矣不食于朔而食于晦或食于
二日者此由月法拘於一大一小相間厠之小數而
不能定其會朔之日故朔在晦或在二日也左氏受
經于天子所以言不書朔官失之者宜也公穀之說
皆非矣不書朔見隱三年二月莊十八年三月僖十八年三月又僖十五年五月又襄十五年八月

月劉孝孫以甲子元曆推算其食俱在朔日則是春
秋之法主定朔非平朔明矣詩曰朔日辛卯日有食
之此定朔之證也何承天亦嘗主定朔之說而虞翻
之言亦曰躔次既同何患乎頻大日月柯離何患乎
頻小也作曆當以傳仁均定朔之說為正王孝通拘於節元紀首三端並失之說其誤甚矣傳仁均主定朔之說以為三年正月望及二
月八月朔日月相蝕而不驗王孝通詰之曰定朔會
合雖定而節元紀首三端並失之矣李淳風主王孝
通劉孝孫主傳仁均更相出入無有定議一行曰合
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
以明之其在晦與二日則原乎定朔以約之一行蓋

取左傳官失之之言而申明定朔之有驗也古人議曆法之不正必曰日不食朔月不食望作曆法必以定朔爲正而已王孝通所謂部元紀首三端與定朔不合此又在乎巧曆者損益進退之也無以傳仁均推日食不驗而遽更成法也

平朔不同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經書冬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云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再失閏矣杜預以長曆推之曰周十一月今九月也斗當建戌而猶在申故知再失閏也前志劉歆曆譜亦以爲辰在申而司曆以爲在戌史書以爲建亥周十

二月夏建亥之月也其說與杜預皆同後秦姜岌乃謂襄公二十七年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以定朔而考其交會應在此月不爲再失閏又曰劉歆三統曆不可施於春秋而傳之違失亦甚多皆此類也觀岌之言非惟不取劉歆之說併左氏傳杜預長曆而非之矣唐一行亦曰長曆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故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則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謬也然則左氏杜預所謂再失閏者皆非七年八年九年第三閏當在此年二月置或進在正月或退在三月者間亦有之

已上三閏皆是三年一閏

釋春秋

哀公十二年經書冬十二月螽仲尼以爲火伏而後
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預注云周十二月
今之十月是歲失置一閏誤以九月爲十月也故有
螽劉歆曆譜云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司曆誤以
七月爲十月也張晏注班志云當八月建酉而司曆
誤以八月爲十月再失閏也杜預謂九月誤爲十月
則一失閏張晏謂八月誤爲十月則再失閏劉歆謂
七月誤爲十月則三失閏三者之說何如哉按仲尼
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夫
大火心星也心星伏而入北方則十月也心星猶西

流而未入北方則猶九月也劉歆知七月流火而不
知大火八月亦謂之西流也張晏知八月流火而不
知九月猶西流也火猶西流蟄蟲未畢伏以九月爲
十月明矣以九月爲十月則失一閏曉然矣杜預之
言是歆晏之言非也杜預長曆以劉歆三統曆最疎
其謂是歆張晏誤以襄公二十七年再失閏之事而釋此也一行議曆亦云以九月爲十月
魯自文公不知朔至哀公凡百餘年莫能正曆其爲
失閏多矣故春秋日食甲乙者三十四而劉歆三統
曆惟一食杜預以此知其曆術此諸家最疎也杜預
推春秋之傳詳且審矣然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

則七十餘月一行又何復以此譏杜預之謬失春秋
假日月以定曆數故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紂之
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後人推究何以紛紛
而無定論也

後三正論亦以流火爲正

釋火流

杜預以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
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是也一行因以自儀度日月之
經令二經相掩以驗食分之限又曰日月相會大小
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師斜射而望之假令中國食
之既而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日外反觀則交而
不食

此則隨地而驗之也

變必復常

又曰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

以稽曆數之疎密若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之休

咎矣

唐一行日蝕議

按先儒說此等不同處皆云晝夜刻數與日出入刻
數不同蓋日未出前二刻半而天已明即屬乎晝日
已入後二刻半而天未暝亦屬乎晝故晝刻常多於
日出入刻五刻或以晝夜刻數言或以日出入刻數
言所以不同近代三山林永叔齊如此說然今授時
曆日出入刻數即是晝夜刻數觀於春秋分晝夜皆
五十刻則日必出卯中入酉中可見往往地有在南
在北之不同蔡氏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

六十短止於四十授時曆據今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二短極於三十八其不同以此而已

晝夜刻數

春秋分是黃道與赤道交處日就豎處行則過北之勢直而速故只五六日進退一刻冬夏至黃道與赤道相去各三十四度為最遠日就橫處行或自西而趨東或自東而趨西其過為南北之勢斜而緩故十日二十日方進退一刻按圖可見矣

晝夜長短

西漢之曆莫善於太初東漢之曆莫善於四分由魏至隋莫善於皇極在唐則大術為善在五代則欽天

為善然其立法各有不同太初以入十一為日法四分則用蔀月九百四十皇極則用一千二百四十二大術則用二千四十欽天則用七千二百其多寡之異何耶太初以三百八十五為十分四分則用章法十九皇極則用萬二千一十有六大術又以七百七十九為虛分欽天則一千八百八十四其損增又如此之異何耶太初諸曆則日為一法度為一法至大術又合日度為一法太初諸曆則餘分置於斗分至大術則餘分置於虛分此又何耶太初之曆本於鍾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籥而終漢

之曆號爲最詳開元之曆本乎大術以四十九分爲算而終唐之世號爲最密是非所祖之多門而爲數則同也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高陽氏起乙卯虞舜用戊午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是非立元之多門爲數則同也漢靈帝時劉洪作乾象曆以五百八十九爲紀四百四十五爲斗分魏文帝時韓翊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爲斗分漢之曆或八十一爲法魯之曆或以九百四十爲算是非倚數之多門而爲數則一也

諸曆總論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五

圖書編

天文類

天道

北極居天之北樞星主之出地三十六度繞樞星左右通七十二度謂之上規故文昌北斗內階天厨皆爲附垣之星觀北極者以樞星爲正北面而數故左樞至上丞七星謂之東藩右樞至少丞八星謂之西藩凡附東藩皆爲在東之星附西藩皆爲在西之星樞之下連後宮以前皆爲在南之星樞之上直四輔

以後皆爲在北之星此紫宮東南西北之分也
南極居天之南入地三十六度世不見也然繞旋亦
有七十二度謂之下規并度老人近于南極之傍故
謂之南極老人俗以老人爲南極誤矣天一晝夜繞
地一周復前一度南北極持天之兩端如傘之扛然
世徒之樞星之不動而不知南極七十二度之中必
有爲之紐者

二十八宿共向紫宮其東西却以地之東西論蓋南
面而數居前爲右爲西居後爲左爲東順二十八宿
之次第與紫宮不同上而接于紫垣者皆爲在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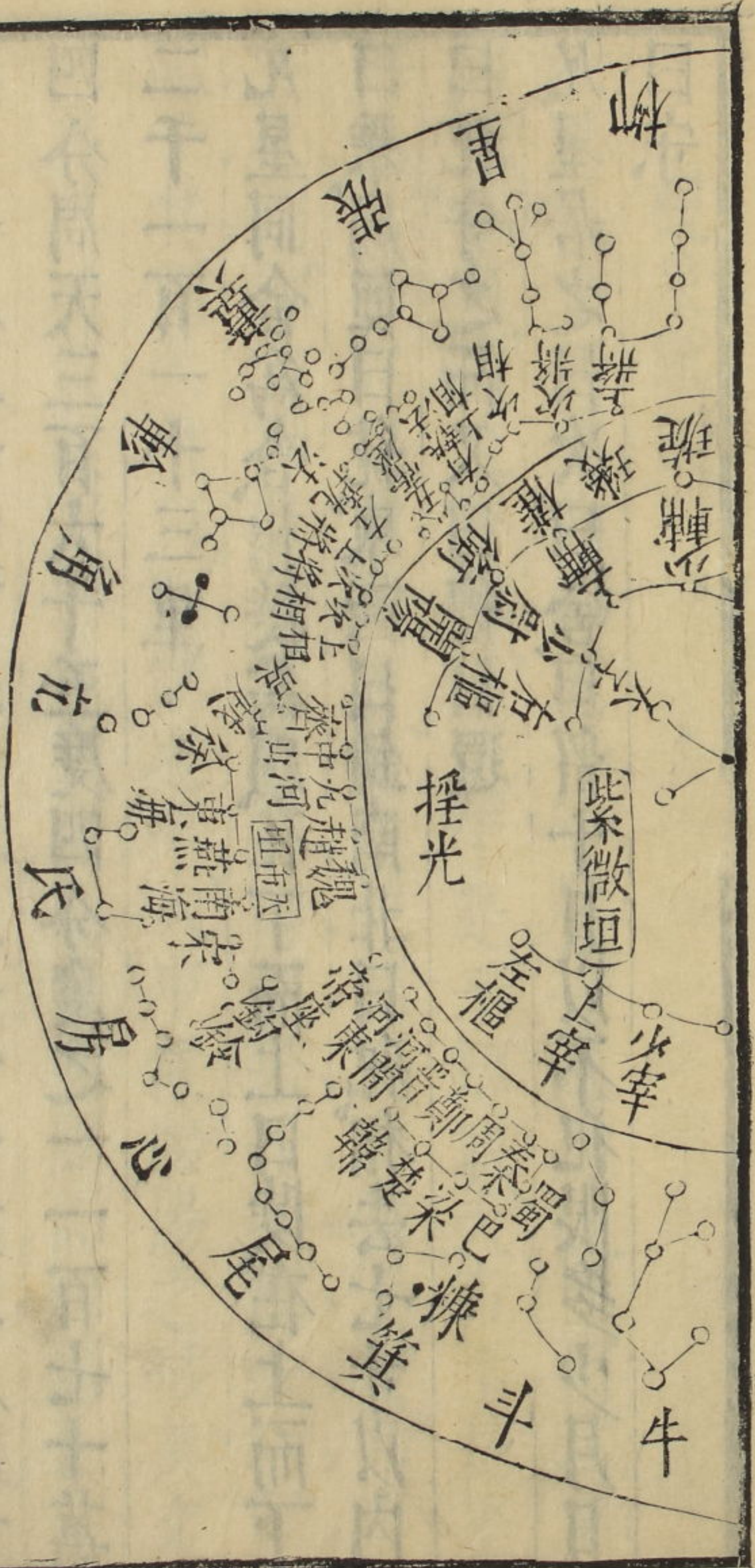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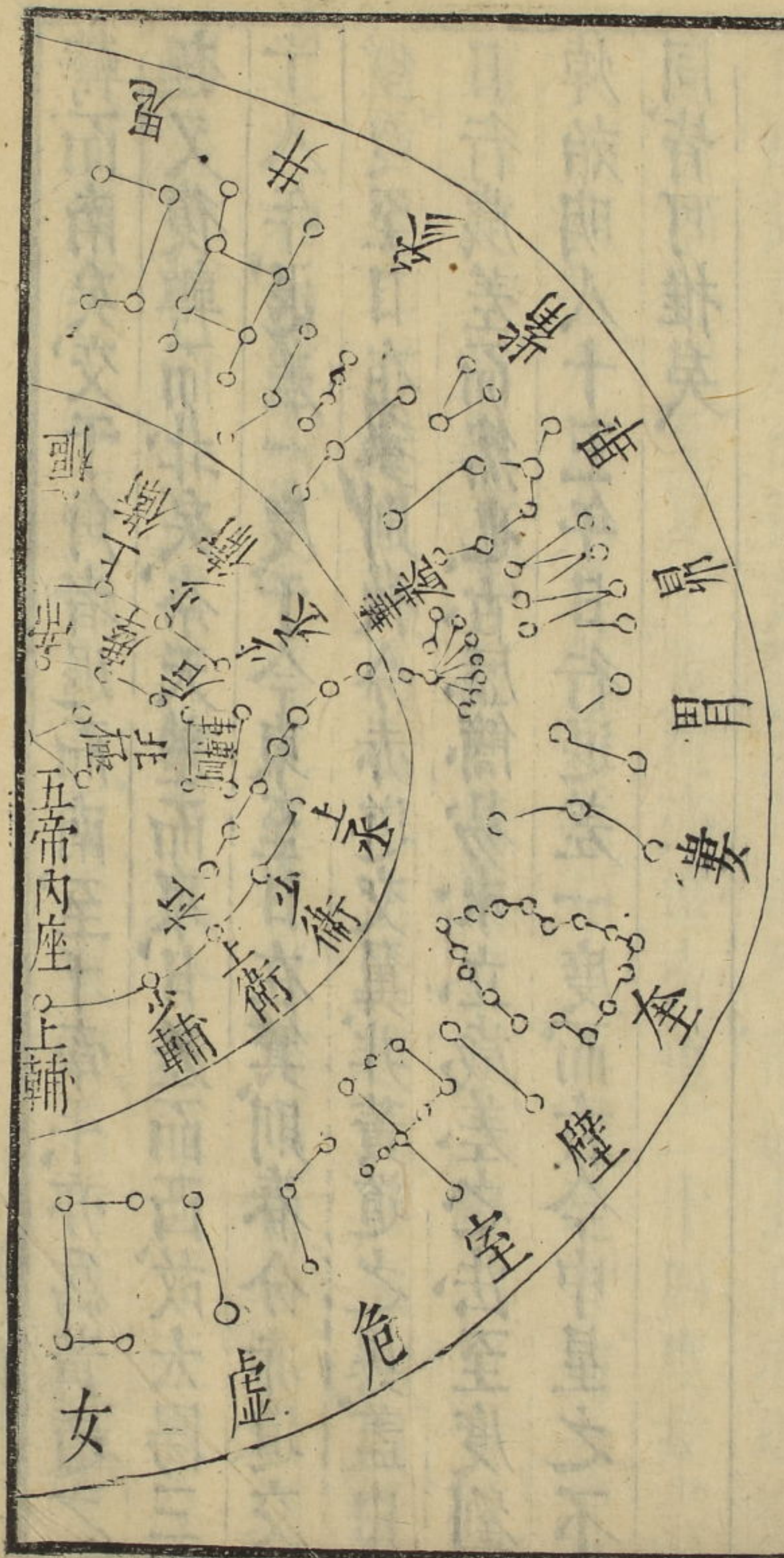
星下而接于南極者皆爲在南之星此列舍東西南
北之所分也

赤道之經除北極三十六度南極三十六度共七十
二度外分天之中得一百單九度半強蓋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有奇其在地下與上覆均得一百八十二
度半除南北之外所以得一百單九度半強復于一
百單九度半強之中對截其半在五十四度有奇之
內爲天之中道此赤道所以橫亘于列宿上下之交
也

黃道之經卽日之行而名之黃者中也黃道交于赤

道南北適均故晝夜刻漏平分冬至黃道移而迤南自赤道交處積漸斜行至冬至黃道相遠赤道二十四度故晝短而夜長夏至黃道移而迤北自赤道交處積漸斜行至夏至黃道亦遠赤道二十四度故晝長而夜短月行九道循黃道左右其最遠者相去黃道六度耳九道者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其交也由黃道左右而出入故九道五星之行亦循黃道去黃道則爲變古者冬至日在牽牛春分赤道交于奎秋分交于角交于奎者進而北至于東井爲黃道之極復

轉而南矣交于角者退而南至于牽牛亦爲黃道之極又復轉而北矣奈天差而東日差而西故太陽三十八年退差一度于今東至日在箕則春分赤道交壁夏至日在參則秋分赤道交翼非黃道之異蓋由日行歲差而然也古歷簡易未立歲差之法至度劉焯始明八十三年日行退差一度而古今中星之不同皆可推矣



天文三垣二十八宿并附近星官總計二百八十三座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微星萬一千五百二十凡星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四寸四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百七十萬二千一百一十三里

凡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闕、在下而上曰陵、在上而下曰乘、周匝曰統、東西曰鉤、南北曰紀、相去七寸以內曰犯、守之而又曰復、曰還

凡星居之曰次、曰舍、曰留、十日以不犯限多少、月曰守

觀象賦

垂萬象乎列星、仰肆覽乎中極、一人爲首、四輔爲翼、鈞陳分司、內坐齊飭、華蓋于是乎臨映、大帝于是乎游息、尚書恣謀以納言、柱史記私而奏職、女史貽彤管之訓、御宮揚翠娥之色、陰陽周給乎其隅、大理詳讞乎其側、天柱司晦朔之序、六甲候陰陽之域、其文煥矣、其功茂哉、環侍衛以曲列、儼闔闔而洞開、北斗標連車之象、移節度而齊七政、文昌制戴筐之位、羅將相而枕三台、闡天桴于玉闕、乃宴休之攸、御肅天理乎璇璣、執權衡而是與、天捨天格以相指、內厨內

階而分據、雙三夾斗而變諧、兩乙賓門而助佐、再乃
天牢崇圖、設禁暴之隄防、大尊明位、擬聖公之寵章、
大陽陪相以班迹、玄戈軼杓而曜芒、勢微微而寫映、
明翼翼以流光、薦秋成于八穀、務春采以扶筐、天厨
敞兮、供百牢、傳舍開兮、通四方、偉天官之繁縟、蓋人
事之儀蠲、七宿畫野以分區、五宮建都而炳燭、官紫既
已歷乎中宮、廼旋睥而自東、睹角亢于南道、詢分野
于榮中、開天門之燿燦、立疏廟之崇隆、何大角之皎
皎、夾攝提之融融、是携紀于變節、是正綱于大同、次
則梗河預備、招搖候敵、况舟亢池、飛觸帝度、周鼎繁

祉、天田豐藉、披三條之平道、冥萬國于天門、置平星
以決虞、列騎官而衛閭、陽門守于邊險、折威防于將
奔、頓頑司于五聽、車騎參于八屯、望南門之峻闕、覲
庫樓之威府、偃蹇列于四衛、的皪分于五柱、或藏兵
而蓄銳、或重局而禦侮、煥蒼龍之中宿、屬氐心以及
房、聽朝路寢、布政明堂、爰理其地于宋之疆、粵若大
火赫矣、天王鈞鈴儼于鳳闕、積卒穆于龍驤、天輻備
于輿輦、鍵閉守于關梁、騎陣驚將軍之位、從官主巫
醫之職、罰作贖形、日爲陽德、二咸防非而體政、七公
議賢而糾慝、陣車雷擊乎其南、天乳雷滋乎其北、彼

貫索之爲狀實幽罔之取則歷龍尾以及箕踞北燕
而在茲配四妃而有序均九子以延慈龜曳甲而波
泳魚迴鱗而水嬉天江爲太陰之主傳說奉中闈之
祠糠爲鯀揚之物杵資春臼之用天鑰司其開閉丈
人時其播種狗以吠守奸回匪縱却睨女床前臨天
紀耀棘庭之金印燦椒房之玉齒東房七宿中有崇垣厥
名天市車賜中衢以連屬市樓臨箕而鬱起帝座頽
而獨尊侯臣熙而燮理宗星孤疎而遠集宦者刳餘
而近侍列肆與屠肆分行宗正與宗人同時帛度立
象以量用斗斛裁形而取擬天市垣迺若眺北宮之玄

武泊南斗與牽牛賦象擬犧廟之類司垣蒞淮江之
州建星合曜于黃道天淵委輸于南海狗國分疆于
北幽雞揚音而顧侶驚漾影以來游天田連于北坎
羅偃迫于天桴是司溝洫是司田疇遠引睇于漢陽
乃悠窺于織女張寶疏圍操絲弄杼輦道清塵而俟
駕漸臺飛灰而候呂規須女之繪室奄開邦于會稽
離珠耀玲于藏府瓠瓜薦果于宸闈離瑜佩瓊而祛
服敗瓜委蔓以分畦其外則鄭越開國燕趙連境韓
魏接壤齊晉藩屏周楚列曜晉代分炳天津橫漢以
摘光奚仲臨洋而汎影旣編梁而虹構亦裁輪而電

警天弁寫映于清流、河鼓進軍以嘈囂、雨旗夾道以
飛浮、列女乘危于齊濟、職悲哀于宋廣、墳墓寓狀以
狐出司危與司非、疊耀伺禍福之多端、總興亡之竅
妙、人掌詔以優游、儼爲人之質、狀鈎主震而屈曲、宛
如鈎而取象、車府息雷輟之音、造父曳鸞鳳之響、哭
泣吞聲以相召、敗曰察災以播暉、天壘守夷而駢照、
司命與司祿聯彩、杵軍給以標正、曰年豐而示仰、土
吏設備以司存、斧鉞用誅之所掌、虛梁閒寂以幽閔、
蓋屋喧轟而燕賞、天錢納賁以山積、天綱憇輿而野
饗、北落置侯兵之門、八魁建張禽之納、瞻廣府于室

壁、諒有衛之封畿、布離宮之皎皎、散雲雨之霏霏、霹
靂交震雷、電橫飛壘、壁寫陣而齊影、羽林分營而折
輝、土功司築而開務、天廡分馭而起機、騰蛇蜿蜒而成
質、水虫總而攸歸、動則飛趨于雲外、正則盤索于漢
沂、北方七宿曙奎婁之分野、辨鄒魯之川陸、養馴獸于園
囿、類封豕于郊、瀆左更處東而掌慮、右更居西而司
牧、立困蒼之儲聚、樹溷屏之重復、司空生土以知祥、
鉄鉞營荔而蕃蓄、軍南門列轅而出衆、天將軍揚旂
而示逐、惟王良之策馬、知車騎之滿野、家居河而路
塞、策載鞭而電瀉、閣道貯游而據中、附路備闢而居

下循胃婁及昂畢直趙地之郊衢昂髦頭而肅引畢
罕車以迅驅卷舌列天讒之表附耳屬天高之隅天
高望氣天讒備巫卷舌安其寂默附耳聆其諂諛天
船泛影乎清瀨大陵分光于碧虛貯積水而窺害包
積尸于疊靄礪石資夫鉅刃月宿歸夫太陰天街畫
于戎野天阿察于山林天節宣威于卯域天陰進謀
于腹心天庾積粟而標稔天廩備稷以祈歆天園曲
列兮儲芳天苑圓開兮畜禽芻藁遵納結之軌殊口
曉重譯之音九游排鋒以進退軍井依榮而淺深天
關嚴扃于畢野諸王列藩于漢濠何五車之均明而

三柱之昭煥納五兵而藏府圖九貢之邦貫天橫利
涉以淪漣咸池浮津以渺漫闢岷峨之列壤睇觚參
之耀形示斬艾以明伐冰褒旅而獲寧參旂幟于邊
寇王井通于水經坐旗肅穆而昭禮司怪幽求以發
冥屏嫌于客厠咎于圖亦有天屎緇黃效靈西房七宿于
是仰東井之輿鬼覽西秦之伯色質明祠而變生錢
淬水而刑反四瀆斷江淮之侯兩河占胡越之急水
位瀉流而迅奔天鎗奠羞而回集軍市通貨而圓綴
五侯疑議而衡立積水醞鸞酌之方積薪貯牲庖之
給野雞候兵而據市天狗吠狼而映漣關丘據乎兩

觀水府司乎百川、狼援戈而野戰、弧屬矢以亘天、老人祚主以秋照、丈人通神而夜懸、子扶尊而渺邈、孫胤緒以綿延、維天杜之著矣、實句龍之在焉、賦柳星而及張、識周禮之緩啓、儼昧頓以分、嘯奉繡裳而賜醴、觀夫軒轅之宮、宛若騰蛇之體、交雷雨之靄靄、列后妃之濟濟、恍台階之六符、瑞泰平而聯燁、酒旗集燕以承歡、內屏繩愆而執禮、燿合烽而謀寇、實防邊而有侯、長垣崇司城之備、少微尊處士之懿、外厨調別膳之滋、天相居大丞之位、天紀錄禽而獸齒、天廟嚴伺而流粹、天稷播五稼之勤、東甌表三夷之類、爰

同翼軫厥土維荆、驅風驛之千乘、素雲門之六英、長沙明而獻壽、車轄朗而陳兵、青丘陰于韓貊、器府總于琴笙、軍門坐夾于軍閫、司空掌土以司平、南方七宿鵠火之崢嶸、啓端門之赫奕、何宮庭之弘敞、類乾坤之閣闢、四座皆一帝之臣、九卿踵三公之迹、陪以儲二參、以幸臣從官肅侍、謁者通賓、即將立戟于丹陛、即位含香于紫宸、議淵謀于五位、驚嚴衛于常陳、仍寄并于持法、控端門之內闔、明堂演化、靈臺候神、虎賁之徵猛士、進賢之訪幽人、大微垣胡天漢之昭回、自東宸而綿絡、北貫箕而照斗、南經說而纏簪、合乘津

而泛瓠分標杵而浮閣歷五潢而浩漾淪七星而回
薄天維木宿之舍精羌歲星之毓麗雖羸縮所察禍
福攸係然夫得之者隆失之者替昨明君而耀朗罰
昏主而光翳下爲靈社上儀人帝如妖胎而毀卵且
戢仁而施惠回鷺愆期前期舛契奮搶掊而示慝峙
垣讒而表戾歲星粵若熒惑火帝之精每執法以明罰
必伺災而告誡守其邦而歲戰去其野而時清若崇
奢而曠禮則下乘而上征居惟豐發合與憂并浮天
慘而聳劔列蚩尤而耀旌司尾見而失國昭明出而
起兵熒惑伊土位之播靈有鎮星之耀質尋所履爲休

慶視所居爲禎吉廣邦徼而斯留祐軒宮而載出若
虧信而賊義則行愆而度失或含丹而舉兵或擒玄
而構疾旬始發而災起獄漢明而主黠填星彼金方之
耀色有太白之垂文乃降神于屏翳實建象于將軍
如用兵之不察匪先達之攸聞高出利于深戰順著
指于寵勳苟恩徼之不溥則禍變之司分或飛芒而
食月或變晷以橫氛六賊陳災而結禍天狗殺將而
破軍太白諒大陰之粹靈粵辰星之攸欽乘四仲而晦
顯歷一周而視履爲用罰之淵模爲出師之合軌察
出劔而相去候征旗之所指非其出而憂寒錯其宜

而將死若淫刑而縱慾則委孛而滾矢白其角而延
哀黑其規而應水星辰若夫究經緯之終始考幽秘之
機符昭晰兮爲人主之明境杳藹兮實真祇之秘樞
同聲聞而響集亦形移而影趨若岩穴之旌處士如
谷風之應騶虞者也爾乃退寒暑而弗愆中昏旦而
無越畢路雲滋箕纏似發亦有樞降軒而繞電景瑞
堯而麗月雖盼蠶之難尋信英靈之未歇喜大舜之
登禪耀黃帝而摩鋒壯高祖之叙歷感五緯之相從
殷旭縱眺識曹公之潛迹李卻流目知漢使之幽縱
荆軻入秦白虹貫日衛生設策長庚食昴悲乎星隕

如雨而周替彗長竟天而秦滅虵墮楚而九域吁嗟
狗過梁而千里流血晉君終而發妖見漢帝圍而參
暈結周楚死而南衡晉齊殃而北列自大辰而及漢
彰宋焚而衛焚或除舊以布新顯陳盛而姜絕諒吉
凶之有以匪災譴之虛設實罔念以作狂在恭已而
成哲是以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選設其官職司其
吉唐則義和典察夏則昆吾衍輿或著殷巫之美或
登周史之號宋述子韋鄭稱稗竈唐昧將尹臯宣範
甘德與石申垂誥故能下守職而有恭上聞變而無
傲此希微之妙術豈蒙昧之專好有少微之養寂無

進賢之見譽、參府器之樂肆、犯貫索之刑書、扎附耳之未達方卷舌以安居、且瑾屏而絕駟、豈臨淵而羨魚、望天門而屏蹠、安知公卿之所如、

史記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日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乙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三星曰天棊、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携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

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河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卿、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疆、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圓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搖矛盾、搖角、大兵起、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于天俯則法類于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藉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說而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義和有夏昆殷商巫咸周室史佚長弘于宋子韋鄭則

禪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趙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變而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百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疆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竝爲戰國爭于攻取兵革更起地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

國相王言從衡繼踵而臯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強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吳楚之強候在熒惑占于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危虛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于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出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洛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

言天文有
理而核

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血中國而胡俗數侵掠獨占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惑為亭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疆時菑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柱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

晦吳楚七國叛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叛星茀于河戒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歷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者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及逆行嘗盛大而變也日月薄蝕行南北

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鎮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乎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疆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夫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聖人觀天文以時
變觀此也此其有垣之象也雲雨震電風雪霜露類
皆天象而非其恒也彗孛虹珥之類其怪也夫日大
明陽之精光君象也月陰明之精光后象也上有失
德則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
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于日食矣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修日食三十六日官失之也史官失之也日輪
大月較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故日食旣
時四面有光溢出也水火金木土卽人間日用五府
之精光也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于世其流如泉

火三月而改木一歲而彫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
歲一週天火二歲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週天土
亦名填瀆如鎮以填靜爲體瀆如田以填塞爲用也
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
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
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于日者五水四十六年
而合與日者一百四十五三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
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
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
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

八經類纂 卷九十五
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于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玄武朱雀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曰疏廟氏爲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鈎鈴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叙御于所主箕成帚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爲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于耕織故牛女

相聯牛農丈人耕具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狗天雞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農畢而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矣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牧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于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昂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觜行軍之藏府井主泉水主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

九天說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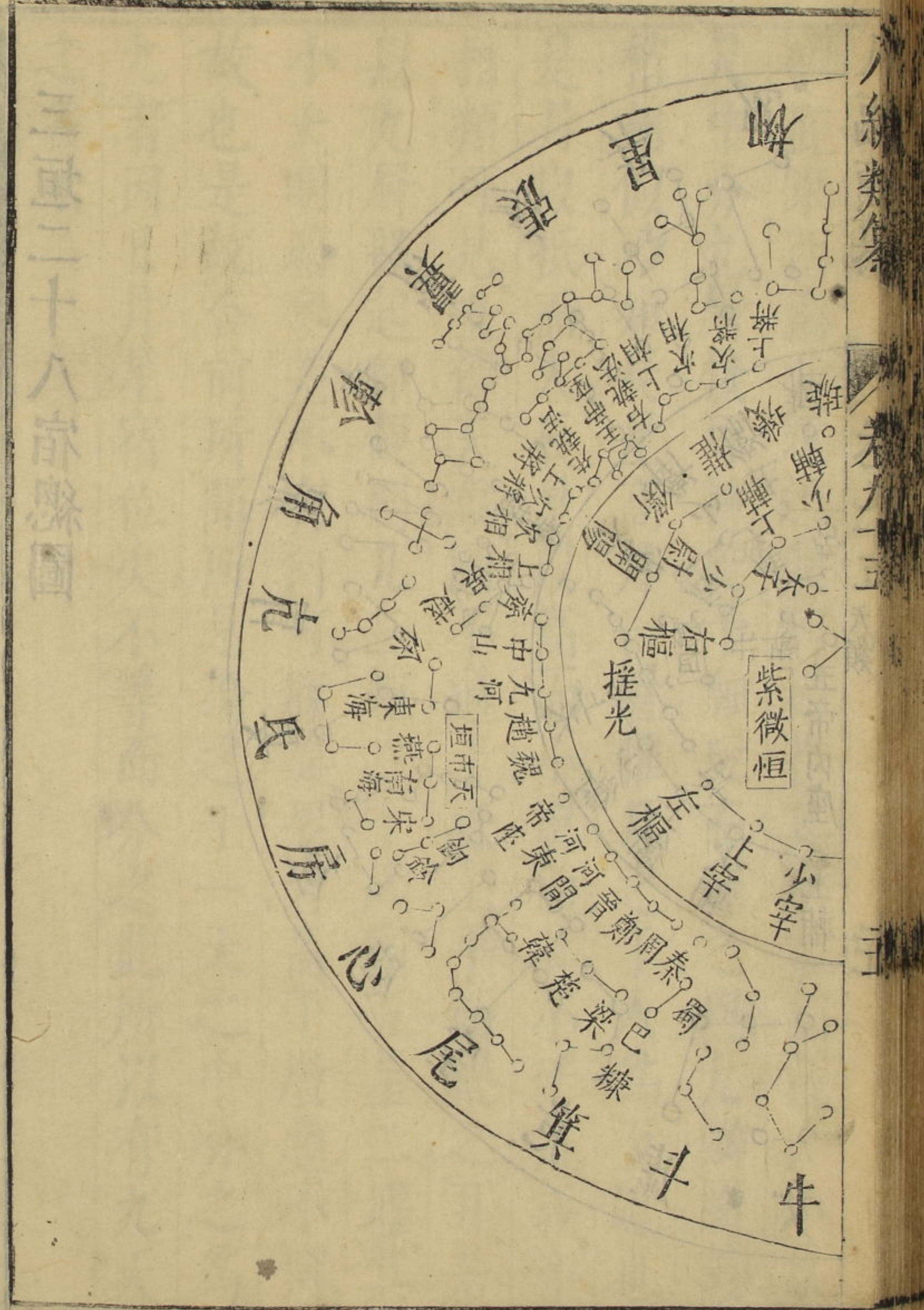
天一也胡爲有九天之說哉子白初聞之莫識其指意其荒唐而莫之信也矧五星二曜合璧連珠會歸一處亦不免有層疊之疑及博覽諸載籍有云日上而月下者乃知日之高于月也惟其有高下之位故晝夜往來同度同道或至薄食不相妨碍又有云日小於月者豈日月之象有大小殊哉蓋人在日月之下自下觀上乃知日以高而小月以低而大是以高下分作兩層故謂日月各一天也否則二曜之象亦

甚短矣設非高下各途則當其同度同道寧無室塞之虞哉前傳聞有番僧航海入中國者盤詰身中止懷昊天圖像一幅畫天爲九瓣天在最上一瓣次三垣二十八宿所繫次填星次歲星次熒惑次日輪次太白次辰星次月由上而下各分作一瓣而雨風露雷山川海嶽人與庶物皆在最下一瓣且云五星二曜其象小大各異辰星在第七瓣其象之大于月者且數倍焉特自人視之辰星爲最微也初亦不解其義近接瞿大素謂曾游廣南覩一僧自稱胡洛巴人最精曆數行大海中惟觀其日軌不特知時知方且

知距東西南北遠近幾何因携其所製銅儀大不盈尺中分九層機可轉旋予細玩而繹之與九辨圖義稍相似乃知辰星高月一層惟月之于人為至近也是月以抵而大辰星以高而小與前日小于月義亦相類可見世傳天象圖不過于紙上平面視之耳若以九層豎起仰觀則凡三垣二十八宿五星二曜其小大明暗參差不齊何可勝筭要皆高下層疊不同故也是故合前所聞所見論之于一天之中分之為九者因日月星宿位次不等而分之此所以有九天之名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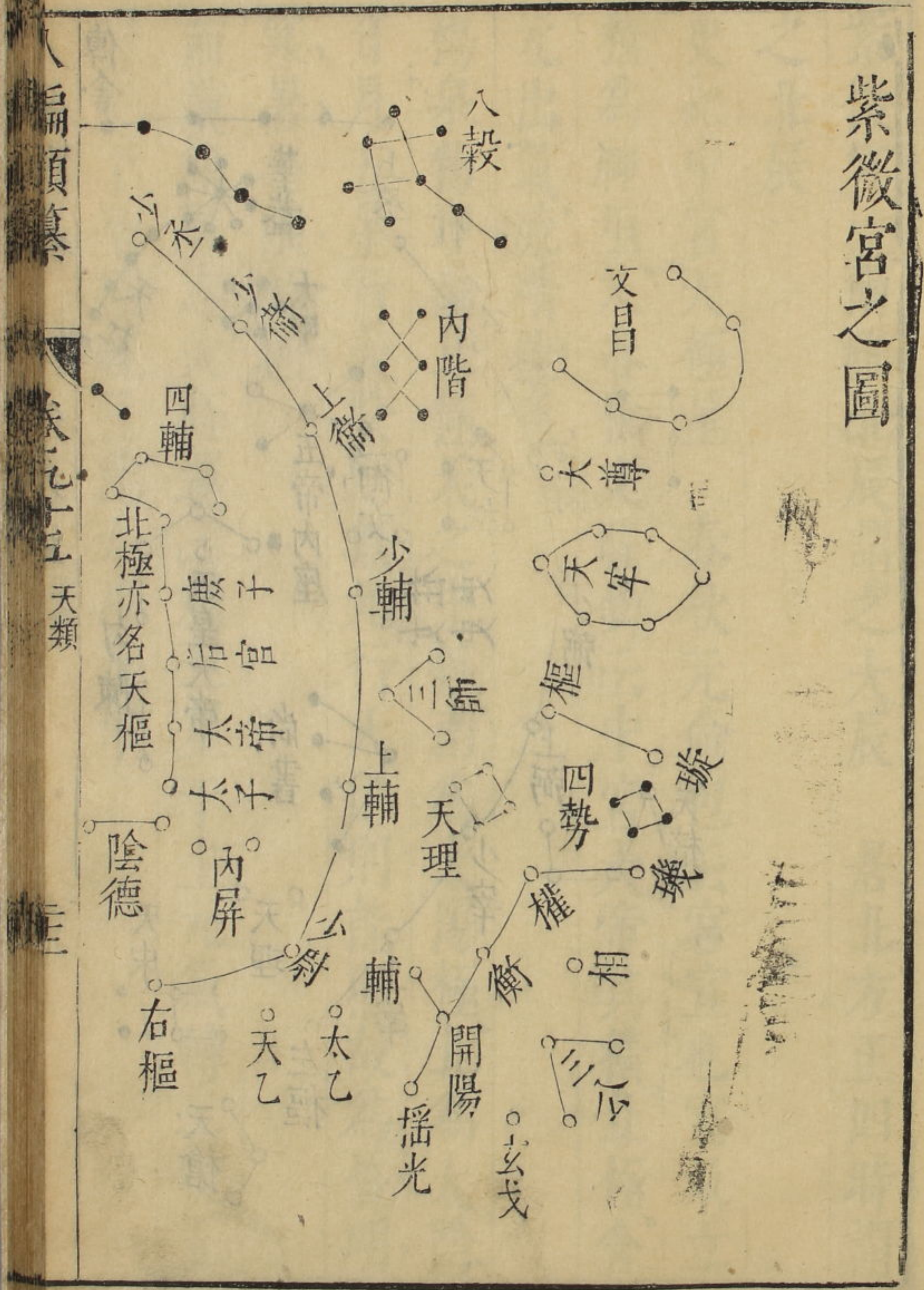
三垣二十八宿總圖





二十八宿圖

紫微宮之圖



紫微宮之圖

二十八宿圖

紫微宮 爾雅北辰謂之大辰 居北方正四時謂

爾雅北辰謂之大辰

居北方正四時謂

史記中宮天極星 春秋元命包云宮宣也宣氣立
精爲神垣又春秋文曜鉤云中宮大帝其精北極含
元出氣流精生色

春秋元命包云宮宣也宣氣立

精爲神垣。又春秋文曜鉤云中宮大帝其精北極含

元出氣流精生色。

楊泉物理論北極天之中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
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爲昏明
寒暑之限極也

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爲昏明

寒暑之限極也

前漢律曆志大極運三辰五星于上元氣轉三統五行于下皇極統三德五事于中

行下皇極統三德五事于中



隋至北極爲天扛轂二十八宿爲天轅輻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者謂之上規、史記索隱曰紫此也宮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

北辰辨

帝座惟在紫微据北極七十二度常若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于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鉅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

固不容于不動而不見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柱一輪而四轂一磴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

中宮宿論

余嘗疑天有五行星有五緯地有五嶽人有五事而二十八宿何獨無中央之宿也後觀石氏星經云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爲軒轅首枕星張尾掛柳井體映

三台司四季司中嶽司中土黃河江漢淮濟之水司
黃帝之子孫司倮蟲三百六十則固有所謂中宿矣
又按張衡靈憲蒼龍連蜷于左白虎猛據于右朱雀
奮翼于前靈龜圈脊于後軒轅黃龍于中則是軒轅
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爲五矣世之言星
者惟知四獸而不知黃龍亦猶民俗惟知四時而不
知夏之後有土位素問所謂長夏月而在張宿之分
野取火季夏取槐檀之火也軒轅本市垣之星今所
謂中央五時分爲土德寄王鶉火亦猶是也張衡
又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焉陰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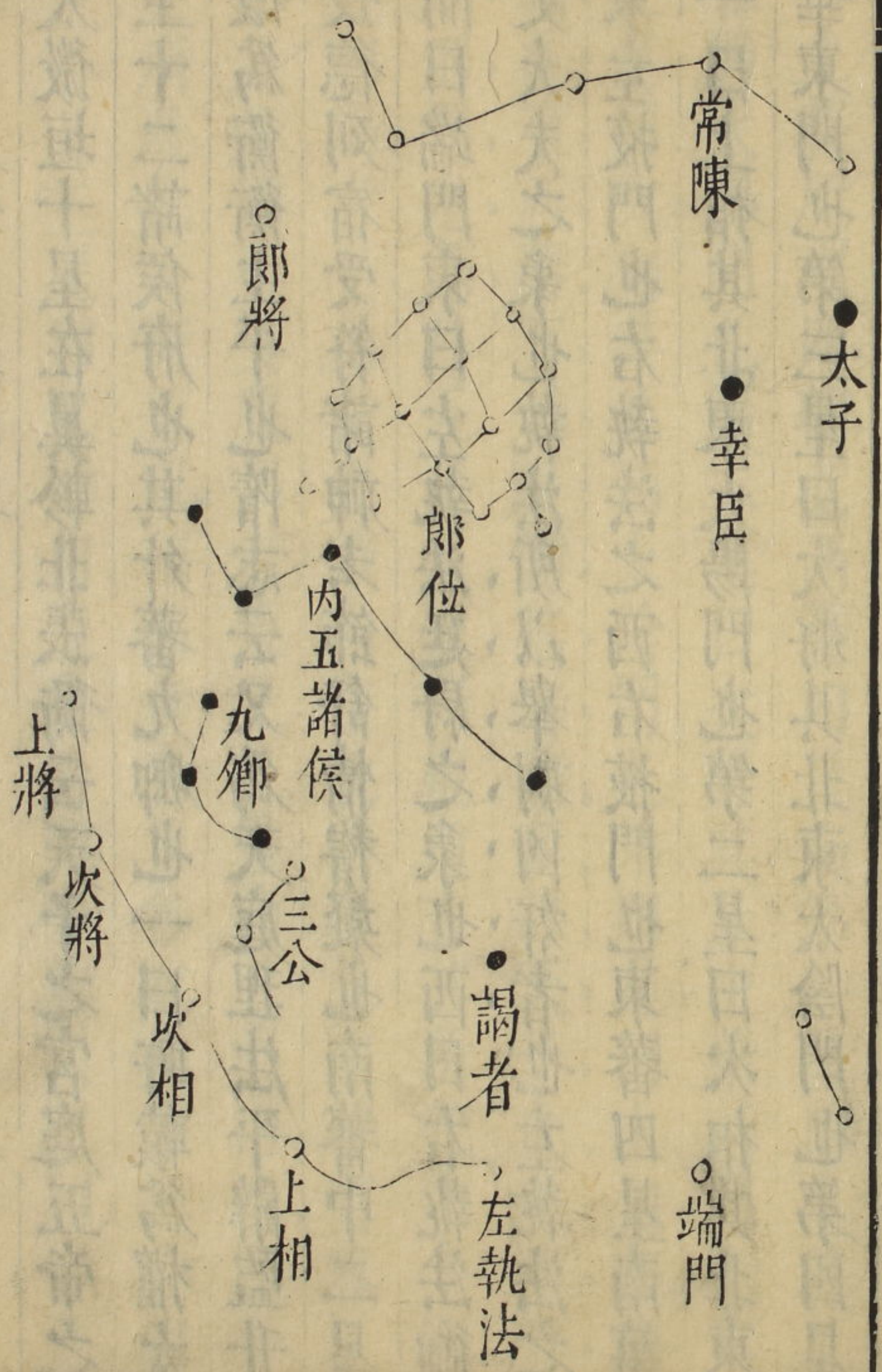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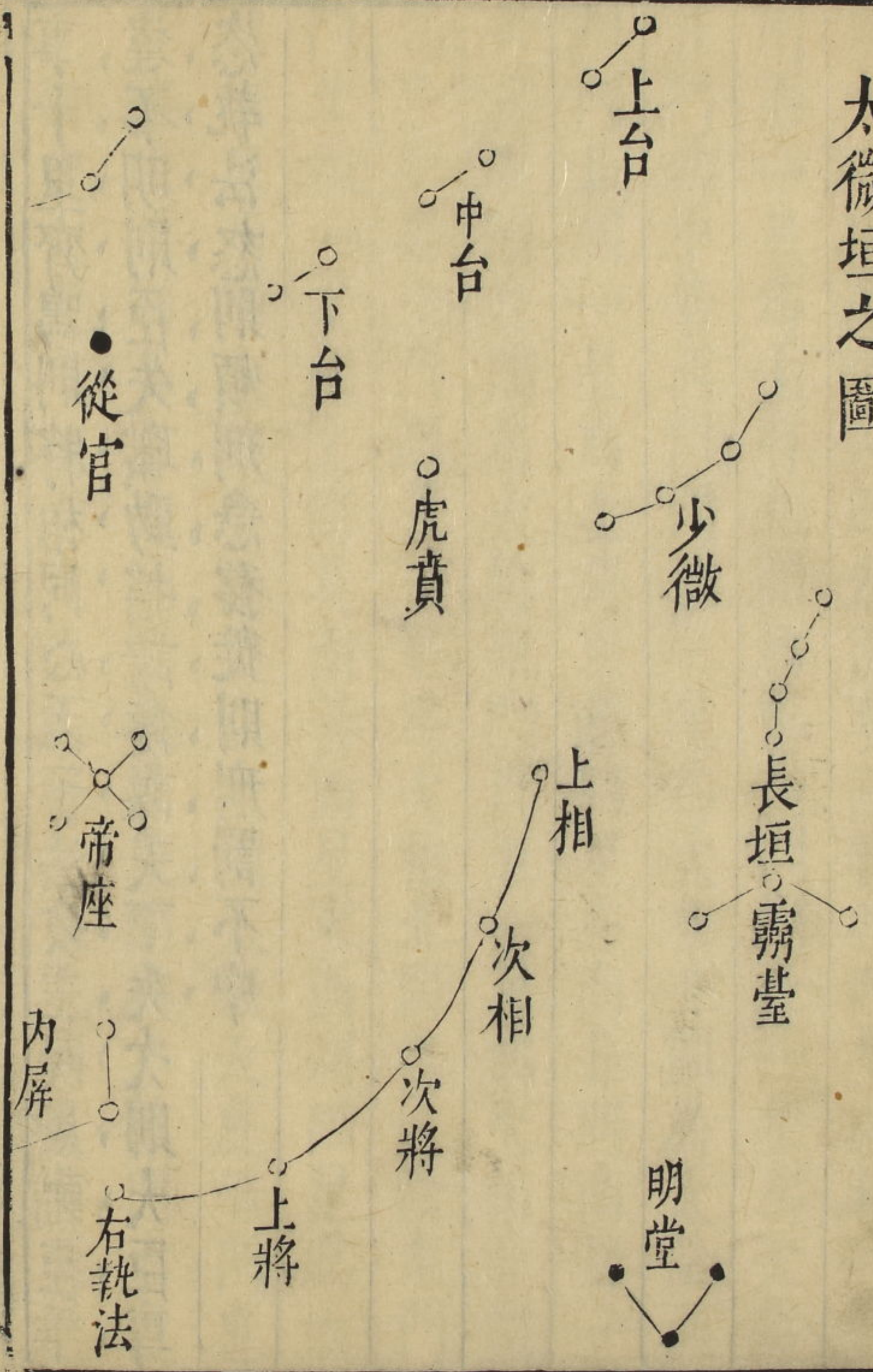
交合盛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
散爲露聚爲雲立爲虹蜺離爲背商分爲抱珥此十
四變皆軒轅主之亦猶土之無定位而金木水火水賴
以成與

太微垣總叙

太微宮垣十五星在翼軫之北天子之庭上帝之所
治一曰天庭一曰保舍五帝之座諸侯之府其外蕃
九卿也軒轅爲權太微爲衡衡者主之器也太微天
子常治理法命功授德列宿之所受符諸神之所考
節舒情稽疑順時施化以應天下之所也巫咸曰太

微上官也黃帝占曰太微東西蕃各四星南北列蕃
南第一星爲上將北間爲陽西門門北一星爲次將
北門爲中華西門門北一星爲次相北間爲太陰西
門門北端一星爲上將東蕃四星亦南北列南端一
星爲上相北間爲太陰東門門北一星爲次相北間
爲中門華東門門北一星爲次相北間爲太陰東門
門北端一星爲上將其南蕃兩星東西列四星爲右
執法東西爲左執法兩執法去間太微大庭端門也
右執法西間爲右掖門左執法東間爲左掖門右執
法御史大夫之相左執法廷尉之象主刺姦去惡之
事十里齊鳴則將相同心天子法安差矣則輔臣乖
違不明則臣失職動搖諸侯謀天下失次則大臣專
恣執法怒則煩刑急移徙則刑罰不中

太微垣之圖



太微宮象緯考

太微垣十星在翼軫北張衡云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軒轅爲權太微爲衡衡主平也隋志云又爲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奸者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東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

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四輔也東西蕃有芒及動搖者諸侯謀天子也執法移則刑罰尤急月五星入太微軌道吉其所犯中坐則成刑謁者一星在太微內在執法東北主贊賓客也不見外國不賓服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張衡云以輔弼帝者其名與夾斗三公同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與天紀同占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辟雍之

禮得則太微諸侯明屏四星在端門內帝座南近右執法屏所以擁蔽帝庭也執法主刺舉星明潤則君臣有禮黃帝內座一星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他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之座明以光黃帝坐不明人主當求賢士以輔治不然則奪勢又曰太微五星坐小弱青黑天子國亡四帝內坐四星夾黃帝坐東方星蒼龍靈威仰之神也南方星赤帝赤熒怒之神也西方星白招矩之神也北方星黑帝叶光紀之神也張衡云五帝同明而光則天下歸心不然則失位金火水入太微若順入軌道同

其出之所守之分則爲天子所誅也帝坐東北一星曰幸臣主親愛臣明則幸臣用事微細吉太子一星在幸臣西五帝坐北儲二之臣星明而潤則太子賢不然則否金火守入太子不廢則爲篡逆之事從官一星在太子西北主從官不見則帝不安如常則吉即將一星在即位西北所以爲武衛張衡云今左右中郎將是也大明芒角將恐不可當也虎賁一星在太微西蕃之外上相之西下台之南靜室髦頭之騎官也張衡云主侍從之武臣也與車騎同占常陳七星如畢狀在即位北天子宿衛虎賁之士以設強毅

也星搖動天子自出明則武兵強微武兵弱即位十
五星又云二十四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鳥即位也
周官之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騎諫議郎三署郎
中是其職也張衡云今之尚書郎也欲其大小相均
光潤有常吉天原發微云文武並用長久之道在朝
爲郎官其星十五野爲郎將止于一天之示人深矣
隋志即位主守衛也其星明大臣有劫主又曰客犯
上其星不具后死幸臣誅客星入之大臣爲亂明堂
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天子布政之官明吉暗凶明
堂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占與

司怪同少微長垣二坐星已釋在張星之次矣三台
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招搖太微一星天柱三公
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
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對軒轅曰中台爲司中
主宗室東二星抵太微曰下爲司祿主兵所以昭德
塞違也又曰三台爲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
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土星爲諸侯三
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所以
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其星有變各以所主占之君臣
和集如其常度張衡云色齊明而行列相類則君臣

和法令平、不齊爲乖度、金火守入、兵起、彗孛尤甚也。

帝座

宋中興天文志曰太微垣有五帝座五帝內座又列乎紫宮何也曰五帝常居在太微而入觀乎紫宮故有內座也然則五帝何帝也此志所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之神也有天皇矣而又有五帝何也五帝在天主五行在地主五嶽分方主事以輔天皇者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北極紫宮中天皇大帝也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宮南太微五帝也此月令明堂所以分五宮配五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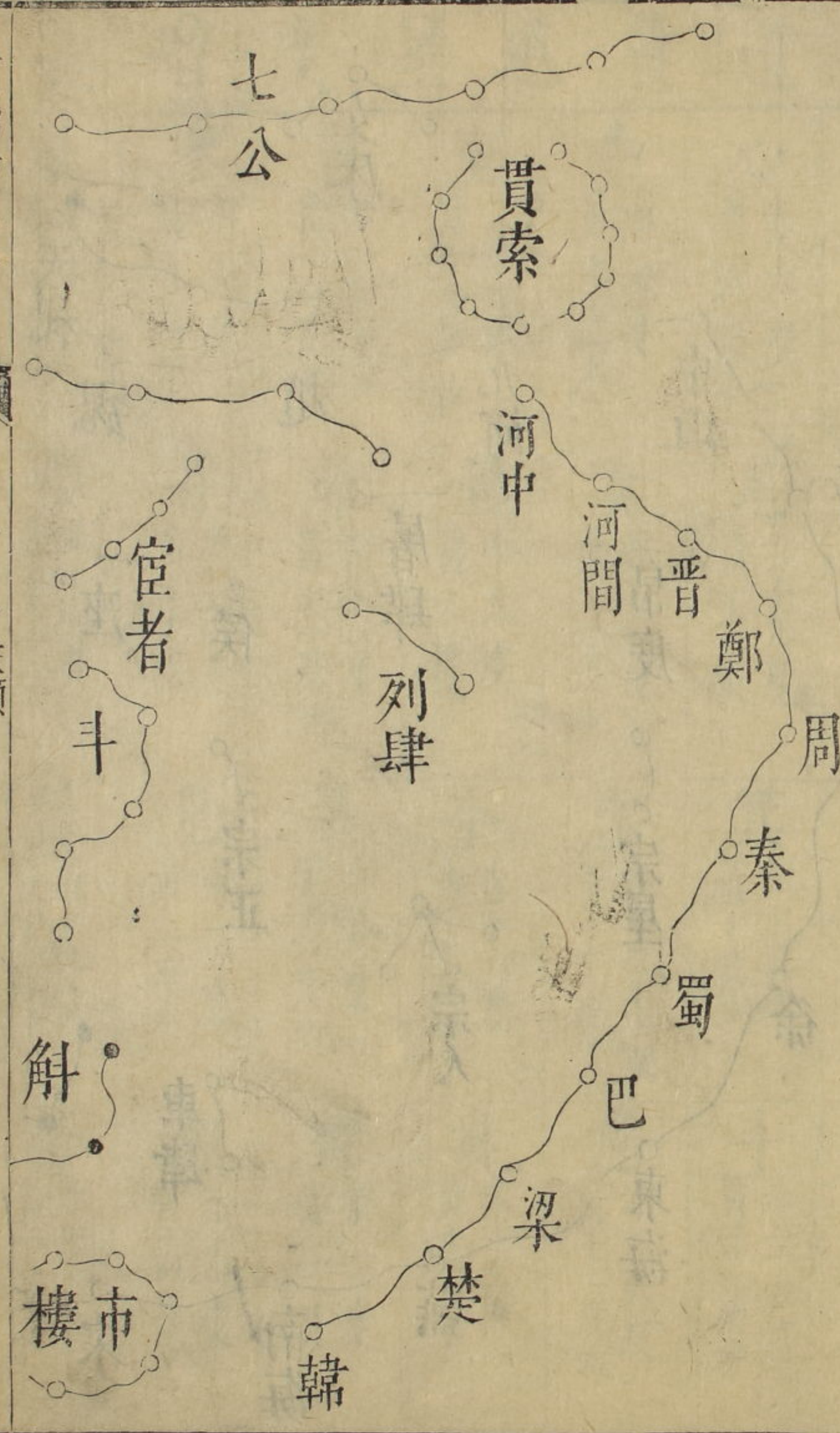
天市垣總叙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一曰天府一曰長城天子之市也主權衡主聚衆一曰天旗庭天子之旗幟也主斬戮之事又曰天市也者都市也天下之所會也石氏曰天市垣二十二星主四方邊國門右一星次宋次衛次燕次東海次徐次吳越次齊次中出次九河次趙次魏門左一星次韓次楚次梁次巴次蜀次秦次周次鄭次晉次河間河中其星芒角動搖光色異常即爲其國有不臣有叛謀小失色其國弱黃帝古曰天市垣星欲明光潤澤則吉其星不明若

市中星少皆為歲虛五谷傷糴貴大饑石氏曰天市
星明則市吏急商人無利不明則市吏急商人多利
郝萌曰天市明大則粟賤其中小星多則民當之一
曰垣星芒角赤色則亂人憂然各家所指與圖中所
載星名多不相協

天市垣二十二星主難得主深泉一日天市垣二十二星主四衣大出
天市垣二十二星主難得主深泉一日天市垣二十二星主四衣大出
天市垣二十二星主難得主深泉一日天市垣二十二星主四衣大出
天市垣二十二星主難得主深泉一日天市垣二十二星主四衣大出

天市垣之圖



赤道黃道星度增損

星	參	胃	室	牛	心	角
赤七度 黃六度太	赤十度 黃九度少	赤十五度 黃十四度太	赤十七度 黃十七度少	赤七度 黃七度太	赤六度 黃四度	赤十二度 黃十二度
張	井	昂	壁	女	尾	亢
赤十七度 黃十八度太	赤三十四度 黃三十度	赤十一度 黃十一度	赤九度 黃九度少	赤十一度 黃十一度少	赤十九度 黃七度	赤九度 黃九度半
翼	鬼	畢	奎	虛	箕	氏
赤十九度 黃十九度少	赤三度 黃二度太	赤十七度 黃十六度少	赤十六度 黃七度半	赤九度半少強 黃十度	赤十一度 黃十度少	赤十六度 黃十五度太
軫	柳	觜	婁	危	斗	房
赤十七度 黃十八度太	赤十四度 黃十四度少	赤一度 黃一度	赤十二度 黃十二度太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太	赤二十五度 黃二十二度半	赤六度 黃五度

八編頁集

卷九十五 天類

三



八編頁集

卷九十五

三

八緯集 卷九十五
赤度天道也。黃道日度也。皆以二十八宿分配焉。班志二十八宿之度。惟南斗東井之度多。觜與鬼之度少。蓋觜與鬼之度少。蓋觜二度。鬼四度。斗二十六度。井三十三度。唐一行赤道之度。其井斗之度與漢志同。惟觜觿一度。與鬼三度。各減一度耳。至于黃道之度。則南斗之度三十三度半。東井三十度。已與赤道之度不同。較之范志所載黃道銅儀。斗減二度。爲二十四度。井減二度。爲三十度。大略相同。是知東漢以前。黃道赤道之度。混而爲一。志之所紀者是也。東漢以後。始分爲二。故赤道之度差多。黃道之度少。黃志

一行之所紀者是也。黃道度少。赤道度多。天行健與日月不同也。一行日度議曰。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爲歲。故專于氣節。虞喜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以追其變焉。觀乎此。則知班志所載。猶以天周爲歲。東漢以來。始有黃赤道之異。夫既有黃赤道之異。而度之加減不同。此劉孝孫謂堯時冬至日在危宿。武帝太初元年日在牽牛初。而晉宋間。羗岌何承天以日在斗十七度。隋申辰之歲。以日在斗十三度。所以紛紛而不齊也。夫日在危宿至牽牛初。自牽牛而至斗十七度。自斗十七度至十三度。使日度歲差或常進而

八編類纂
無退或常退而無進由古迄今四時易位矣是則歲
差之說固當以進退加減之際辨之然亦由古今加
減并度之不一與黃赤道之不齊也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六

圖書編

天類

二十八宿方位度数圖

東方蒼龍七宿

角^{二星}亢^{四星}氏^{四星}房^{四星}心^{三星}尾^{九星}箕^{四星}
^{上度}^{上度}^{上度}^{上度}^{上度}^{上度}^{上度}

北方玄武七宿

斗七度牛六度女四度虛二度危三度室二度壁二度

西方白虎七宿

奎六度婁二度胃三度昂七度畢八度觜二度參十度

南方朱雀七宿

井八度鬼五度柳八度星七度張六度翼五度轸九度

天本無度以二十八宿為度然則二十八宿果有度耶不過因日行纏度而假星象之著明者以計其度耳故其度之多者如井至三十三度少者如觜止一度要亦以日躔適與各宿相值者分之故其度之多寡於是平生也但井三十三度或以為三十一度觜一度或增為度半或減為半度強是則古今論天之度數者若此紛紜不齊又何怪乎曆之無定法也況經星一度統地一十九百餘里占分野者豈易言哉

天度類考

如井斗之間非無星也然日躔不相當故其度不得

不濶皆鬼之旁非無星也然日躔一二日適與之相
當故度不得不狹而其得度濶狹又非舉一宿全體
盡占此度也如南斗六星舉全體言合距杓星爲度
今曆家距魁第四星爲度杓二星不當日之度而魁
第四星當日之度也綜之古之造曆假設是法以步
日躔耳

赤道黃道星度

角	赤十二度 黃十三度	亢	赤九度 黃九度半	氏	赤十六度 黃十五度半	房	赤六度 黃五度
心	赤六度 黃四度	尾	赤十九度 黃十七度	箕	赤十一度 黃十度半	斗	赤二十五度 黃二十二度
牛	赤七度 黃七度半	女	赤十一度 黃十度半	虛	赤九度半 黃十度	危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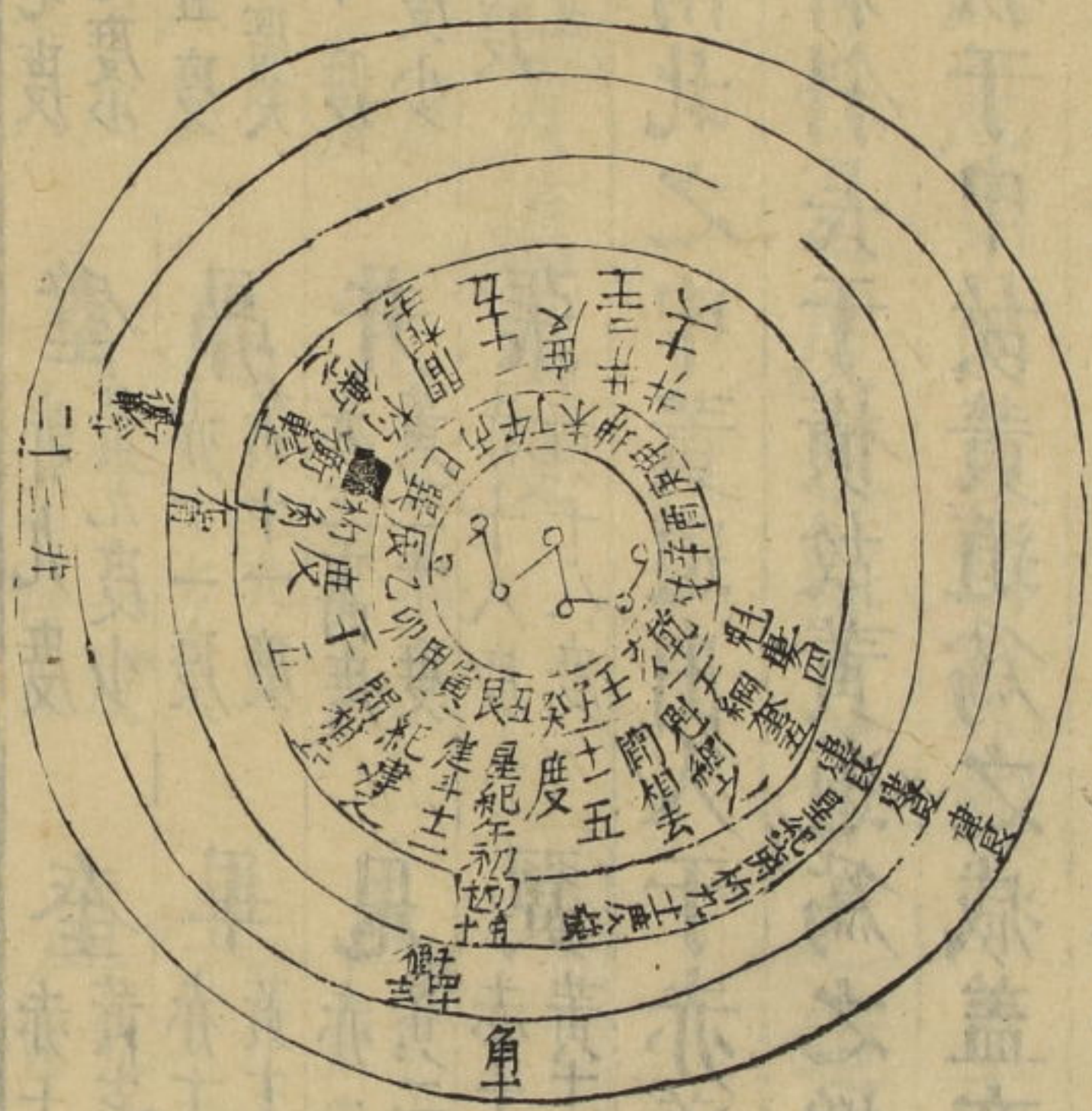
室	赤十七度 黃十七度半	壁	赤九度 黃九度半	奎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半	婁	赤十二度 黃十二度半
胃	赤十五度 黃十四度半	昂	赤十一度 黃十一度	畢	赤十七度 黃十六度半	觜	赤一度 黃一度
參	赤十度 黃九度半	井	赤三十四度 黃三十度	鬼	赤二一度 黃二度半	柳	赤十四度 黃十四度半
星	赤七度 黃六度	張	赤十八度 黃十八度	翼	赤十九度 黃十九度半	軫	赤十七度 黃十六度半

赤道分南北之中黃道出入于赤道之内外赤道橫
而黃道斜斜長于橫故黃道爲之增赤道居中黃道
旁出旁狹于中故黃道爲之減蓋亦自然之數非人
能增損之也雖然赤黃二道本皆天度但以赤分天
中故爲天度日行黃道故爲日度日行天之内天運
日之外外則有餘内則不足孰非自然之勢哉

星度說

黃赤之色特借之別筭位耳曆家以為實有黃赤九道繆矣赤黃二道并

斗綱所指月建總圖



內二十四氣

次二綱紀本始

次三杓攜龍角

次四衡殷南斗

次五魁枕參首

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斗綱所指之辰即一月元氣所在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謂之月建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斗綱所見之辰即可知矣斗有七星第一曰魁第五曰衡第七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假如建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則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他月倣此

邵子曰天渾渾於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數以占天也斗之所建天之行也又曰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

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
斗一南而萬物生一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
一南而萬物死斗日互行而成歲功也
斗隨天而左旋故一日而進一度日退天而右轉故
一日而不及天一度斗日一周而成一歲也

七政曆

臨川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
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蓋非不知
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
相值處算之因此復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

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
已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著
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
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
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而不及於天
積二十八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
遲其不及于天積十二個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
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于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
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
一周匝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

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速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爲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今人不曉以爲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 總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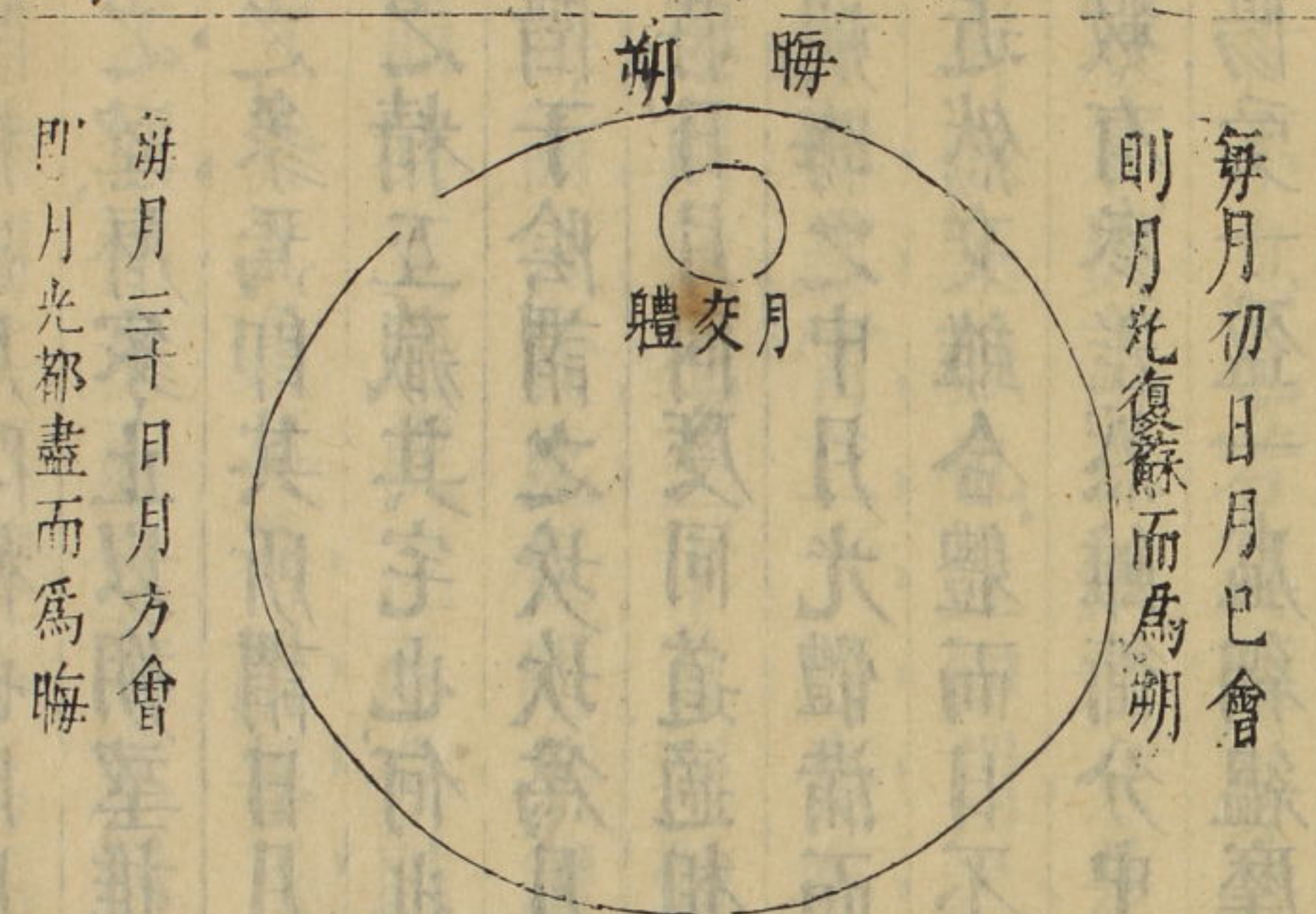
冬至日經距赤道二十四度立冬與立春所距亦相近焉

當是時黃道橫而平近南極也立夏至立秋黃道橫平而近北極亦然蓋冬夏之日躔東西移差多南北移差少春秋則黃道斜移於南北雖東西行而南北差速於冬夏故春秋六七日間增減晝夜一刻而二至前後其晝夜長短增減一刻相去二十餘日矣是故冬夏增減之日遲春秋增減之日速日數未始均平也舊云日未出二刻半天先明日已入二刻半天方昏然此五刻不可以衆星出沒論但日始出爲晝入則爲夜也 八方位
太陽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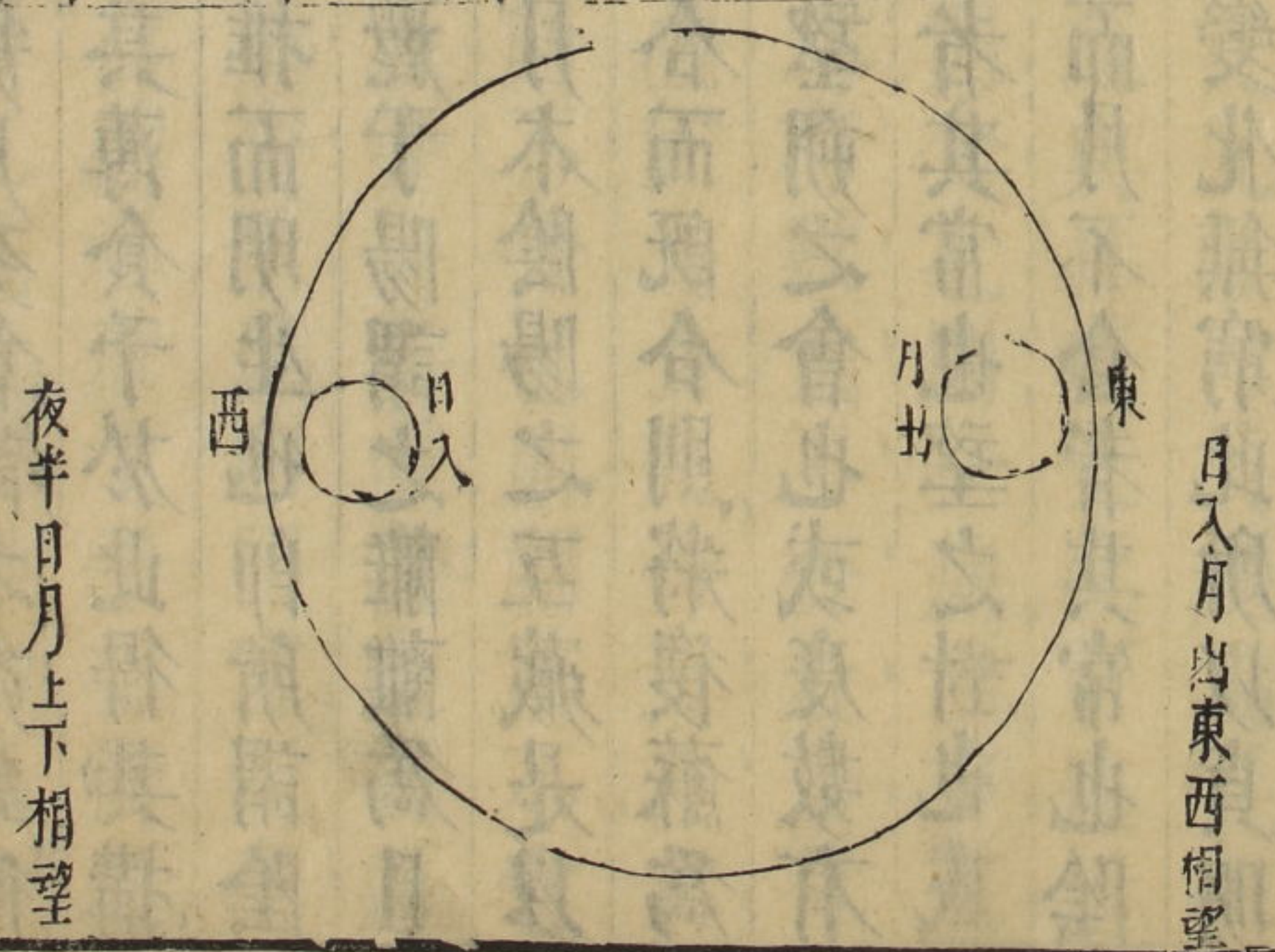
明魄朔望

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鬼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為明乎故唯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

日月晦朔構精圖



日月相望構精圖



日陽精也月陰精也日月于每月交會謂之朔對衝
謂之望曆家止以朔望推步其薄食予於此得其構
精之象焉卽其所謂日月相推而明生也卽所謂陰
陽之精互藏其宅也何也陰麗于陽謂之離離爲日
陽陷于陰謂之坎坎爲月日月本陰陽之互藏是以
晦時日月同度同道適相交合而旣合則將復蘇爲
朔朔晦之中月光體滿而爲望朔之會也或度數有
遠近然交雖合體而日不食者其常也望之對也或
度數有參差然雖衝分中天而月不食者其常也陰
施陽受一盈一虛細縕摩盪變化無窮此所以貞明

萬古不息也若其薄食者反交亢敵乃其變焉耳但
在曆家則謂日蝕者只是月道與日道交交有遠近
故有蝕不蝕也豈知謂之交則食也則一歲一十二
交十二望當二十四食矣曷爲有數載不食者乎苟
謂近則蝕也三十日兩體相疊宜日食矣曷謂月爲
之晦而日食反在朔乎謂遠則不食也則朔前不當
晦而其交則或三兩分則其蝕亦如之或從邊而過
卽宜食其邊矣曷謂每月多不食乎况曰同宮而度
或不同同度而分數不同誠有然者若十字相衝之
處雖欲謂其不容合焉不可得也儒者謂陽爲萬象

綱目卷之六
之主陽盛則不蝕而日蝕者陽之衰也殊不知陽盛則當蝕而不蝕矣曷爲極盛之世不免日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陽道本微日蝕乃止三十六也日食由陽之衰矣則月食必爲陽之盛曷爲一月之間日蝕于朔而月又蝕于望也

論交朔

蓋朔必定于日月之交會是日月交會則其氣復蘇而郊迎之典正以迎其復蘇之氣告朔視朔之禮所以爲甚重也詩小雅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然則朔一定於日月之交也不於此可證乎一行乃謂陰陽

曆交或在四立或在分至所交並同而出入之行異蓋以日道爲主而驗月道之交或月道自裏而交於日道之表或自表而交於日道之裏故謂陰陽曆交是也謂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者以月道交日道春分與秋分同冬至與夏至同其於四立亦然特其所以不同者黃道居中月道或出其東而入其西或入其北而出其南所謂東交于角西交于奎是也不知日月之交會每月之朔望皆然豈徒二至二分四立爲冬哉特朔交爲初交望交爲中交皆視陰陽曆以正其行耳且朔必以日月之交會爲定法則雖二

小三大或三大二小一日爲朔十五日爲望俱不甚
差否則望或在于十四十六而朔之拘爲一日者非
真朔矣此所以論朔當必求乎交也然日月交必食
者何也曆家止論其變而不知天道之常無怪也然
日或食於晦或食於二日而不食於朔豈不交而亦
食或食於交前交後之謂乎觀春秋日食三十五書
朔者二十七其不書朔者八故公羊傳謂不書朔者
食二日也穀梁傳謂不食朔者晦也此皆由月法拘
於一大一小之相間耳惟左傳謂不書朔官失之也
斯言得之矣詩小雅云朔日辛卯日有食之然則日

食必於朔也不於此可證乎可見論定朔不於日月
之交而不知月法小大或二或三之相錯論日食不
於朔而或食於晦或食於二日之無定時者皆由曆
法之不正也噫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止十
二字耳而古今論定朔論日食可謂萬世曆法之準
者恃有此經文在也

日月九行薄食

邵子曰日食月以精月食日以形是以君子用智小
人用力此見君臣之禮也又日月受日之光不受
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甚矣精之不可以二

也切計太陽乃火之精其氣亦類於人間之火也火正當氣燄之上必有黑暈觀之燈燭可見星家謂之星象想卽此也受光則稍偏受精則正對以月正對此黑暈之中所以食也

月食陰抗陽而不勝猶可言也日食陰掩陽而勝之不可言也是以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詩云此月而食則爲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卽取此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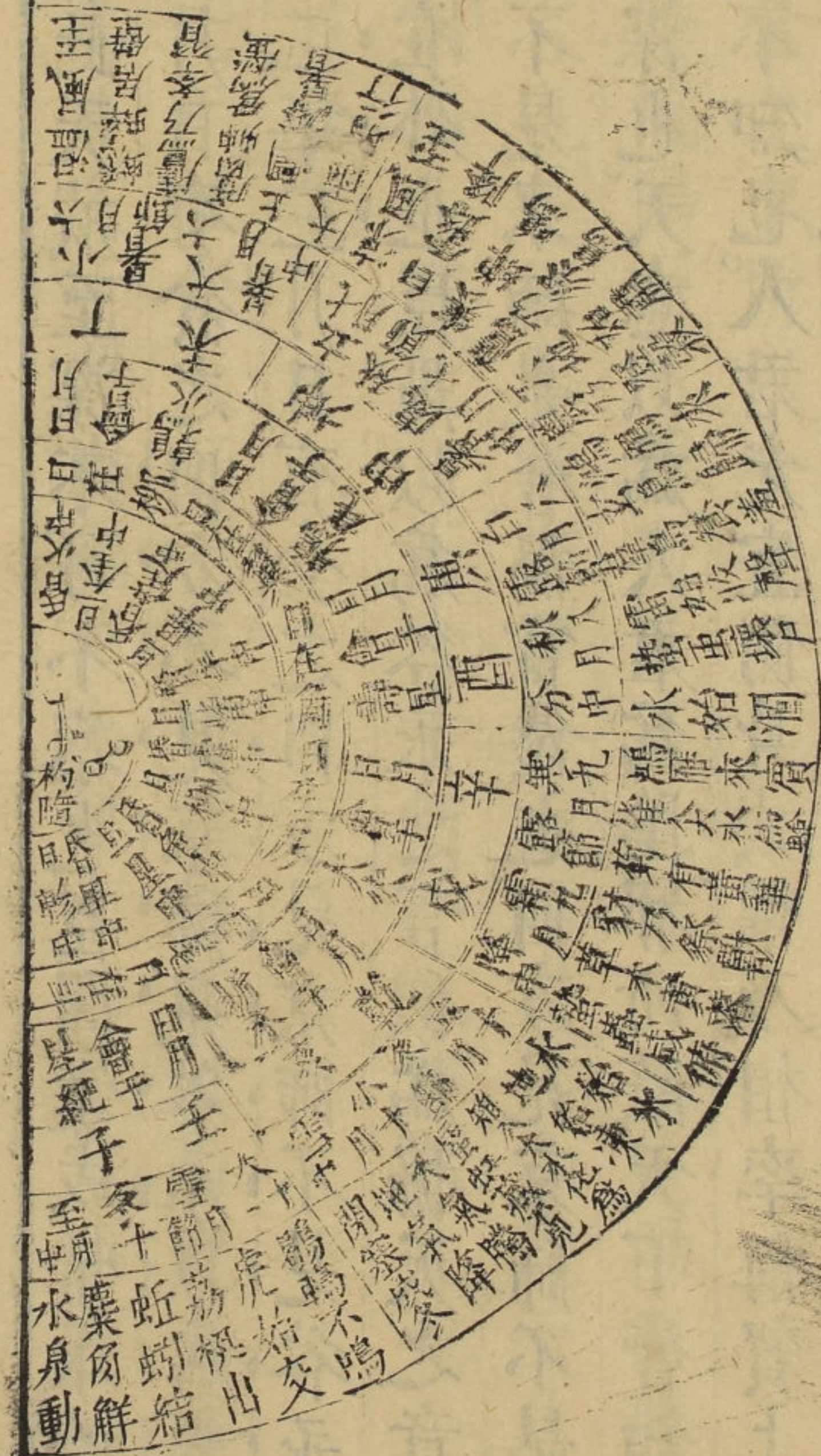
日食說

嘉祐六年日食入云不見時議稱賀司馬光上言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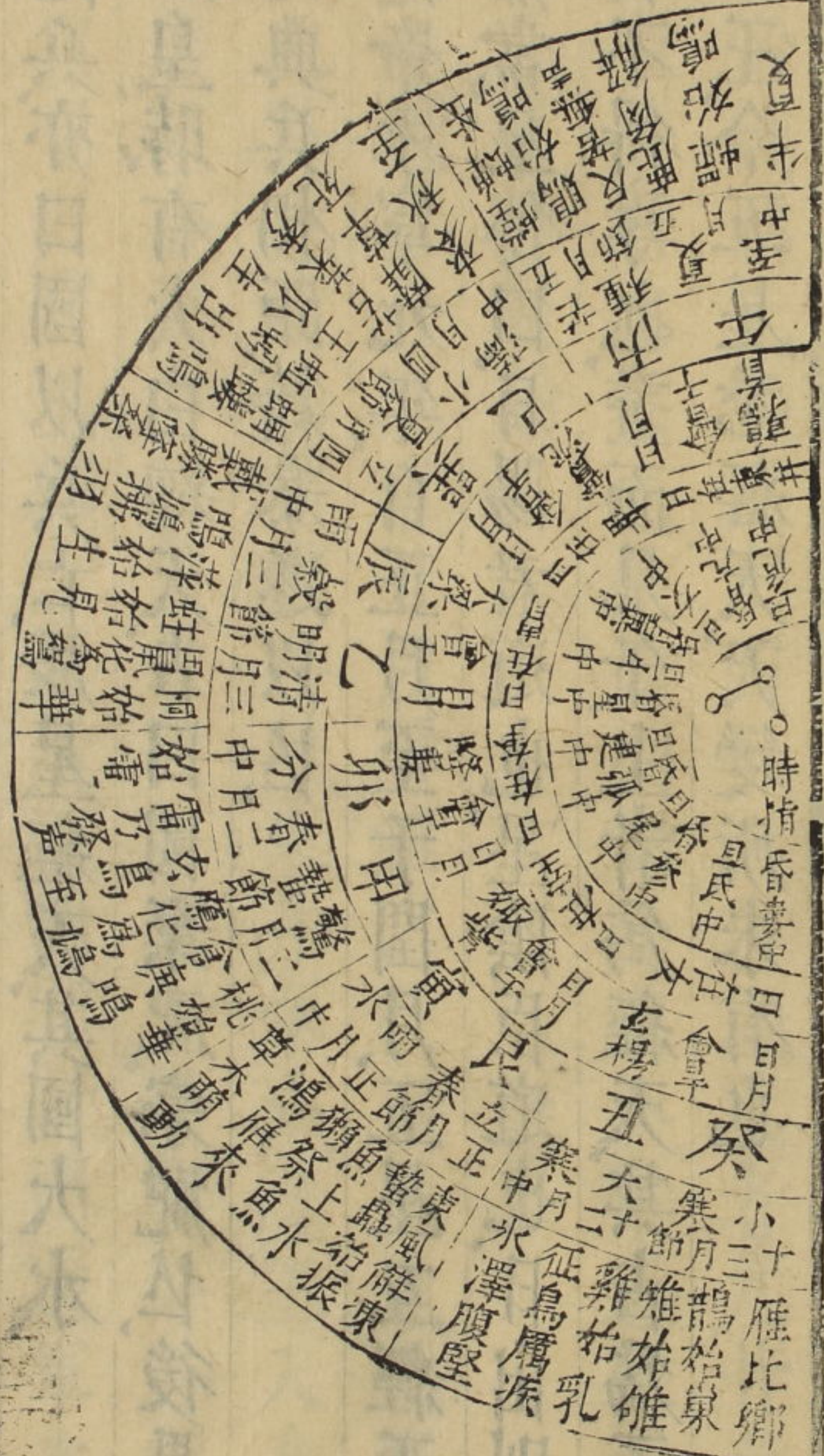
見者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禍在內也二年三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禍在外也臣愚以爲谷永之言似爲協天之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當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寢深也天意以爲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人君獨不知也人君尤宜側身戒懼乃相率稱賀上下蒙誣哉若司馬光者可謂委曲善導其君以回天變者矣

日 月 交 會 時

德則日不食非矣



節 氣 候 總 圖



五星經天論

古今星釋曰歲星經天其國大饑人相食熒惑經天有兵火鎮星經天其國大旱亦曰有土功大白經天有急兵亦曰國以兵亡辰星經天其國大水

秦始皇時有大白經天占曰國棄祀宗祀亡後果因漢楚興兵相距籍秦遂以亡

晉惠帝永寧元年自正月至于閏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星傳曰日陽君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亡臣不得專也晝而見午上者爲經天其占爲不臣爲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

晉安帝義熙元年至十四年大白經天者九皆華伐更王臣失君之象也是後劉裕受宋公帝遜位于宋

五星合聚論

漢元年五星合聚東井以曆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祖受命之符也故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分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合聚當以義致天下秦王子嬰降於枳道漢王以屬吏寶玉婦女無所取閉宮封門還軍次於霸上以候諸侯與民約法三章民無不歸心者可謂行義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卽帝位以明歲星崇義東井爲秦之明効也

四星合聚論

晉孝武帝大元十九年十月大白鎮星熒惑辰星合于氏占曰爲亂饑爲內兵至隆安元年王恭等舉兵顯王國寶之臯朝廷殺之是後連歲旱饑晉安帝義熙三年二月癸亥熒惑鎮星大白辰星聚于奎婁從鎮星也徐州分是時慕容超僭號于齊兵連徐兗連城寇掠至於淮泗姚興譙縱僭號秦蜀盧循及魏南北交侵其五年劉裕殄慕容超

義熙九年三月壬辰歲星熒惑鎮星大白皆聚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分十三年劉裕定關中其後遂移

晉作

三星合聚論

漢孝文帝後元二年四月乙巳水木火三星合於東井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東井秦也是歲誅反者周殷于長安市其七年六月文帝崩漢孝景帝元年七月乙丑金木火三合於張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張周地金之河南也又爲楚王三年吳楚膠西膠東淄川濟南趙七國反吳楚攻梁膠東西及淄三國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遂敗之吳王走粵攻殺之平陽侯

敗三國之師于齊遂伏其辜齊王自殺漢兵以水攻趙城懷王自殺六月立皇子二人楚元王子爲上膠西中山楚濟北爲淄川至淮陽魯王汝南爲江都七月兵罷

漢成帝河平二年十月下旬鎮星在東井軒轅南端大星星盡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西方來鎮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上旬歲次熒惑西去鎮星皆西北遂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其下十一月丁巳夜郎王韻大逆不道牂牁

太守立捕殺韻

晉惠帝元康三年鎮星歲星太白三星聚于畢昴占曰爲兵喪昴趙地也後賈后陷殺太子趙王廢后又殺之斬張華裴頠遂篡位廢帝爲太上皇天下從此兵亂禍連

晉懷帝永嘉六年七月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徘徊進退占曰牛女揚州分是時懷帝傾覆而元帝中興於楊

二星合聚論

漢孝文帝七年十一月戊戌土與水合於危占曰爲

壅沮所當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將覆軍危齊也其七月火東行行軍陽環畢東北而出西逆行至昴卽南乃東行占曰爲喪死寇亂畢昴趙也後三年膠西膠東淄川三國攻齊國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之斃遂敗之

漢孝景帝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占曰爲變謀爲兵憂婺女粵也又爲蠻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晨出東方因斗牛占曰其國絕祀至十二月水火合於斗占曰爲淬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斗吳也又爲粵三年吳楚膠西膠

東淄川濟南趙七國反吳楚攻梁膠西膠東淄川三國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遂敗之吳主亾走粵攻而殺之平陽侯敗七國之師于齊咸伏其辜齊王自殺漢兵以水攻趙城城壞王自殺

漢孝景帝中元三年正月丁亥金水合於觜觿爲白衣之會其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戌金去木留守之二十占曰傷城於鉞木爲諸侯將行誅於諸侯也是時梁王欲爲漢嗣使人殺漢臣袁盎勸漢誅梁大臣梁王恐懼布軍入關伏斧鉞謝罪然後免

漢孝景帝中元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水合於虛相

去一寸占曰爲鑠爲喪、虛齊也、四年丙申金水合於東井占曰爲白衣之會、井、秦也、五年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占曰國不吉、參梁也、其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陽城王濟陰王死三月天子四白衣臨邸等後元元年五月壬午金合於輿鬼之東北不至柳出輿鬼北可五寸占曰爲燦有喪輿鬼、秦也、丙戌地大動鈴鈴然民大疫死棺貴至秋止

晉惠帝光熙元年九月鎮星合歲占曰鎮與歲合爲內亂是時司馬超專權於中以無禮破滅、內亂之應也、十二月癸未太白合鎮星占曰爲內兵有大戰是

後河間爲東海王越所殺、正月東海王越殺諸葛政等、五月汲桑破馮嵩殺東燕王、八月荀晞大破汲桑

天文總論

晉天文志謂天如磨形、日月蟻行於上、蓋惑於日月右行之說、

黃勉齋言太極不是會動靜、底物動靜水火也、所以圖解云動靜所乘之機也、譬如

蟻在磨盤上、一般磨動則蟻隨磨動、磨止則蟻隨磨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彼

呂氏春秋及繁露分九野十端皆妄也、而况云斷鰲

鍊石尤爲不經、天一氣也可以鰲而立、石而補、有是

理耶、懸象著明白日乃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屈原

天問謂西北無光燭龍御火以照此、蓋惑於天不足

西北之說彼淮南子謂行九州七舍皆妄也而况謂揮戈棄杖尤爲不稽日一火也可以戈而揮杖而逐有是理耶俾彼雲漢昭回于天俾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於平何辜今之人詩之論天河是也蓋折木形如匹鍊在箕斗之間故絕漢曰天潢抵艮曰地紀若彼圖記所云得支石博物志所云乘仙槎皆小人無憚忌之言也彼君平雖善卜吾不知所卜何理哉三五而闕記之論月然也蓋月形如冰輪乃太陰之精故借光曰銀丸黑子曰地形若酉陽書所云得玉斧五經通義所云此蟾蜍齊東野人之語也彼有黃雖善筮吾不知所筮何

理哉吾聞時雨將降山川出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戴記公羊傳有是言矣保章氏以五侵辨吉凶則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於理有之若尚書中候及漢書所云堯璧漢鼎繆矣况夫金枝玉葉見於崔豹古今註者又皆道聽而塗說者也是何足與較是非哉雪之所以疑者吾聞上天同雲雨雪霏紛詩經上天同雲雨雪霏紛益之以霏霖旣優旣渥天地陰陽溫則爲雨寒則爲雪周天戴禮有是言矣韓詩外傳謂凡草木花多五出雪獨六出以應太陰之數於禮有之若毛詩之咏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謝靈運之咏柳絮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近矣若夫銅馳玉馬見於真定記者真喪心病狂者也是何足與辨真偽哉

刻漏總論

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日之長短參差不齊於是先王刻箭沃漏以揆之故隋志曰黃帝創觀漏承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則漏刻之制蓋始於黃帝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及攷之鄭氏所注則有曰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短長焉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此亦可見周制之大略也漢興因拘占制漢武所用之法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

刻建武中興曆稍後天宋浮許淑請更曆法天下初定顧猶未遑而令甲第六漏品斯載日分百刻率以九日爲刻增損視夏曆爲疎焉永平紹隆張盛景倣以四分法課校弦望術頗施行元和編訢李梵推廣其術曆用四分而宮漏之制一仍其舊或時至差二刻以上不與天應迄于和帝永元之十四年惟霍融待詔太史親考夏曆露章抗議詔刻四十八箭以二十四氣日躔所在泊于黃道去極晷景昏明中星刻于其下隨日南北以爲長短始終至起凡一再周而一歲之運畢矣四分曆法政定于茲然則是氣之設

實爲至妙終于魏晉相傳不改故晉陸機則有刻漏賦晉李充孫焯則有刻漏銘梁陸倕則又有刻漏銘唐藝文志則有刻漏經唐曆志則有一行步軌漏術此亦可以攷歷代之大略也然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爲準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設刻爲度或浮或沈此其說之異也古今刻漏之法有浮漏有稱或說宋何承天則有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之說梁武帝大同之所改用者則又有百八十刻之說至於陳隋則仍用百刻之制此又其數之不同者也在天

聖中燕肅所上刻漏浮箭之壺爲金蓮花則曰蓮花漏皇祐初舒易簡等所造刻漏以木爲權衡增平水壺置于文德殿則爲文德殿刻漏蘇頌之在元祐上儀象法要於渾天儀銅候儀渾天象三器之外又置刻漏四副一曰浮箭漏二曰稱漏三曰沈箭漏四曰不息漏使挈壺專掌時刻與儀象互相參考以合天星行度爲正所以驗天數與天運爲不差則寒暑之氣候自正也雖然周官挈壺氏凡軍事垂壺施之於軍所以嚴警守以至朝夕之禮而常以是爲節焉然春官鷄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而齊詩特罪挈壺

氏者蓋天子備官挈壺氏掌漏鷄人告之諸侯則掌漏告時一於挈壺氏而已此不可不知也

五行總論

橫渠張子云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持而不害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則是以金木爲水火土三者之所生而有矣近世王子衡又祖其說以爲天生水等語乃緯書之辭儒者不當援以八經而謂水

火者陰陽如化之妙物故一化爲火日是也再化爲水雨露是也今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戾於造化本然之妙矣又有地卽有土何至天五方言生土若尚未有土則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將附於何所乎水火土天地之大化也金木者三物之所自生與人物所同出安可與之相配地闢而人物卽生金石之質必積久而後結恐其生必後於人物謂金之氣生人得乎若謂五行生人則觀之木津液血水也鑽燧氣火也皮之柔肉土也心之堅骨金也何異於人謂人生木不亦可乎至於分配支干乃半途立論無所本始

八經類纂 卷之六
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撓作此以紀歲月日時非有
所謂屬木屬水之說且五行之氣無則已矣有之則
一日之內無不全體俱在安有今日爲木明日爲火
又明日爲土爲金爲水乎何春止爲木夏止爲火秋
止爲金冬止爲水乎何土惟王於四季而餘月土氣
卽滅絕乎方其一行主事而餘四行孰把持之孰留
停之而能退避相遜定分而不敢越耶子衡論辨雖
多，大都不過如此其闢世俗傳會牽合之說極爲詳
盡精當矣愚竊謂五行若以其質而言則金與木乃
水火土之所生而有也其與人物之生實然亾異各

有種類各自完具謂其能生人物者非也不惟金木
不能生人物雖火亦不能生人物也藉令能生火鼠
火鷄不常有也絕未見有火生人者也不惟火不能
生人雖水止生魚鱉而已矣土止生禽獸草木而已
矣亦未見有水土中生人者也不惟不能生人雖其
自生亦有不可強通者如金之生水特以其爲火所
煅煉而融流不知此融流之水能如源泉之混混乎
吾見稍離於火卽凝而爲金矣豈有生火之理水之
生水亦必藉土而後生若使無土水能自生乎或者
以水生萍當之不知萍可以爲木乎以火爲體也必

以薪而爲體使無草木爲之薪且無火矣安得有灰
燼而成土乎抑此灰燼之土果能凝結而成金乎且
吾聞金多生於汝漢涪水麗水潭瀨沙渚之中則謂
水之生金不亦可乎故欲論五行者以質而論決有
不可強通者也若以其氣而論則造化之始惟有元
氣之運行而已元氣分而爲二氣陽之氣濕是水也
陰之氣燥是火也濕氣漸多感於陰而發舒是水也
燥氣漸多感於陽而歛縮是金也二氣各盛交相傳
合而成冲和是土也水火二物在五行之中最爲輕
清木次之金又次之而土則最爲重濁矣此乃以氣

而論其微著清濁之序謂其能爲生天生地生人生
物之本亦何不可愚嘗有說曰天地未開未闢之先
是爲水火生天地天地既開既闢之後是爲天地生
水火何以故彼元氣變化水火之氣升而爲天水之
查滓火之燥結降而爲地此水火生天地也既有天
地觀之天焉日火也故陽燧可取火於日焉月水也
故方諸可取水於月焉又觀之地焉山川出雲升而
爲水矣山下出泉降而爲水矣剛者成石石中有火
矣柔者爲木木中有火矣此天地生水火也既生水
火則金木亦生乎其間矣既有五行則語其性也水

主潤火主燁水主敷金主斂而土主溽語其氣也水爲測火爲炎木爲濕金爲清而土爲烝無一日而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無一物而不取足於五者之用則二月靡艸死三月而麴麥黃不可以爲木專主春而無金之主殺也八月而種菰九月而種麥不可以爲金專主秋而無水之主生也盛夏之時寸雲上騰大雨時行不可以爲水專主冬而夏之水不健旺也隆冬之時井氣皆溫田間野馬細縕如故不可以爲火專主夏而冬之火至死絕也四物之質無土何附有生之類無土何依則又不可以土只寄生於四季各

十八日也大抵五行爲造化之本吾雖不可以爲強探五行爲日用之常吾則不可以不修是故肅時雨若則水行修也又時暘若則火行修也哲時燠若則木行修也謀時寒若則金行修也聖時風若則土行修也及施之有政預蓄洩通灌溉則水以潤下矣明鑽燧禁焚採則火以炎上矣慎鼓鑄審五庫則金以從革矣順陰陽時斧斤則木以曲直矣辨疆理重農時則土爰稼穡矣斯五行之政舉而六府之用成也

五運相勝相生

五運之說肇於鄒衍自漢張蒼公孫弘之徒皆用其

八綱類纂 卷之六
說而賈誼司馬遷劉歆輩又從而附益之今考其說
有二賈誼公孫弘倪寬司馬遷則本五行相勝之說
劉歆子則以五行相生爲言主相勝者則以前世帝
王皆後代勝前代火能滅金卽以火勝金金能尅木
卽以金勝木夫帝王之有天下豈以一人之私求勝
於前代耶堯舜禹之相遜蓋不得已而處大位湯武
之征伐亦不得已而應天順人初無一毫私意行於
其間也今乃推五行之相勝是以末世爭奪之事爲
帝王盛舉豈不謬哉故漢儒以周當木德秦人以爲
水乃用水德以勝之更名河曰德水秦人旣自以爲

水矣漢儒必欲以土勝之至大初遂更順黃德夫秦
之暴虐專以干戈魚肉諸侯併吞海宇秦人推五運
相勝蓋有以也漢高之興雖以征伐然討定暴亂亦
秦民之湯武也賈誼司馬遷不能推述漢興撥亂之
功反用秦人相勝之說欲以此制禮樂易服色豈理
也哉逮向歆又論五行之相生曰帝出乎震故伏羲
始受木德木生火故炎帝以炎繼之火生土故黃帝
以土繼之由是相推以至於漢是謂以母傳子也况
旣以黃帝爲土德矣少昊其子也何得又自爲金旣
以帝嚳爲木德矣帝堯其子也何得又自爲火父子

之間，五行之迭運乎？誠如是，則商周傳數十世，一世
 爲一德，不幾于紛亂之甚耶？秦雖不德，亦傳位二世
 矣。今乃以漢德之火上承周德之木，置秦於閏位，比
 之共工，可乎哉？見主相勝之說，則不得不變周之木
 爲火，主相生之說，則不得不置秦之水爲閏，歷觀詩
 書述堯舜三王之事，亦詳矣。何嘗如陰陽家之說，妄
 相配合，其繆戾一至此耶？嗚呼！漢之興都一也，見神
 母之祥者，則以爲火德；見黃龍之瑞者，則以爲土德。
 考河決之符者，又以爲水德。是漢儒議論本朝，且紛
 然靡定，他又何足憑哉？雖然，五行之相生相尅，亦天

地自然之造化也。經經然拘滯於帝王之代興者，固
 非也。後儒又以此爲陰陽家之術，并消息盈虛之理
 莫之察焉。通儒固如是哉！

上古曆元圖

新曆 從此 起數	甲子年	年之始
土月	甲子月	月之始
至朔同日	甲子日	日之始
朔旦	甲子時	時之始
二曜合璧	五星連珠	

步曆之始謂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爲端首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大初曆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以八十一爲分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漢元封七年適當其時故改秦曆用漢曆改秦正用夏正非謂夏亦然也

元至元三年平宋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乃與南北日官參考累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十七年曆

成賜名曰授時曆

按古今曆法至于元郭守敬可謂度越千古矣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所謂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其授時曆雖漢大初唐大衍皆莫有過焉者也蓋以今曆與古曆相較比而其疎密自見也其說曰上能合於數百載之前則下可以行之永久此前人定說古稱善治曆者若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爲傑出今以其曆與至元庚辰冬至氣應相較未有不戾戾者而以新曆上推往古無不脗合又曰自春秋獻公以來凡二千一百六十餘年

用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曆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曆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曆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三十二紀元曆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曆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時曆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事以前代諸歷較之授時爲密○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

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爲曆者國家之大事所以膺在躬之數承上天之托以敬天道以授人事者端有在于此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爲後愈差舛

歷代曆

治曆明時之君子因其差之未遠革而正之無難也

其或盡更前人之法而更復疎遠其或增損前人之舊而更加詆毀則非矣自昔黃帝以來曆凡五十餘家皆由氣朔纏度或先天或後天微有不應曆象則曆法從而變也夫黃帝始調曆顓帝爲曆宗至漢則不能無疎密漢人課之詳矣由漢以來太初曆法爲第一三統四分乾象或因革焉而復有疎密之間蓋三統則甚疎而乾象則甚密也乾象之曆爲推步之師表韓翊楊偉咸遵其舊法而不及深妙唐自開元太衍之曆行筭數備悉其後雖屢有變更皆不外於一行之數改曆者又從而指其疎謬不特此也北齊

文宣悅宋景業識緯之佞而改行天寶曆隋高祖喜張賓陳代謝之證而改行開皇曆上之人所以改曆者悅喜諛耳不爲敬民而設也劉孝孫曆法甚精輒爲劉暉所抑劉焯推占至詳常不爲張胄元所容下之人所以造曆者冒寵嗜利初不揆其法之是非也操是心以往其何以議曆爲哉是以知天道遠曆法推測不能每事中程其曰日食不効更考日度可也其曰斗分有差更定密率可也其曰五星疎遠更驗星纏可也其或一事不中程乃盡更前人之法大抵因其實而易其名異其所入之門而同其所歸之極

如宋何承天曆法齊用之則爲齊曆隋張賓用之則爲隋曆也如劉孝孫曆法劉焯更名七曜曆其後又更爲皇極曆也然則自古迄今五十餘曆其立法之異者大初曆本於律太衍曆本於易是也其餘皆襲舊法而增損焉耳

總論諸曆

大初曆爲張壽王所抵清臺課疎密而是非乃定徐禹治太初第一壽王下吏大衍曆爲瞿曇撰南宮所非霸臺校薄而當否始決大衍曆頒行說等伏罪侍御史李麟之等校之也東漢曆元爲馮晃馮光所駁熹平校議得失遂分詔作

蔡邕議邕等議光是之罪

此曆之方行而迭相詆刺者如是也大初曆是非既定而朱浮以爲後天四分儀式旣備劉洪以爲與天疏濶班固謂三統最密而杜預以爲疎一行獨指杜預之謬鄭元謂乾象窮幽深妙而韓翊指其失此曆行旣久而遞相詆刺者又如是也其餘如祖暕之非何承天劉孝孫劉焯之駁張賓王孝通李淳風之譏傅仁均遞遞相非無窮已也要之兩漢之曆大初乾象其最也隋唐之曆皇極太衍其冠也雖更相是非而是非自有定論矣然則太初乾象皇極大衍之曆果能窮盡千萬年之數未及百年咸悉

更變何哉杜預之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不得無毫毛之差曆差始於毫毛積而弦望晦朔不得不改憲從之書欽天象易治曆明嘗言當順天以求合非求合以驗天者也唐志曰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日月星辰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爲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爲曆者其始未嘗不精而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所當然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迄于唐此曆所以未嘗同也

歷代曆元

秦漢以來古曆不傳所存者自黃帝至魯凡七家其用於漢初惟顓帝曆耳然度數之失服色之乖議者已非之豈非法久則弊必變而通通而久固有所待耶且大初之曆非不密也然可行於武帝之時至章帝則復失矣四分之曆非不精也然可用於章帝之時至百年而復差矣唐高祖始用大衍曆至高宗之麟德則變至中宗之景龍則又變迨明皇時大衍用而景龍又廢矣大衍之精密宜可傳遠也未幾而復差則爲五紀爲正元唐觀象爲崇元又何其紛紛耶

八經類纂 卷九十六
蓋隨時變通正大易革象之義宋朝之曆率二十年一差又復訂正其以是歟惟元曆測景法默孚易象至我朝用之有差又當隨時變革曆家不可執一法以爲定筭也明矣

曆象日月星辰

曆不可以執一論也曰象曰氣曰數均之不可缺也嘗讀堯典知古今之曆法定於斯而善曆者宜取法於斯焉可也何也所謂象者日月星辰之軌度是也所謂氣者春夏秋冬之寒暑是也所謂數者時刻分秒俱有定筭是也夫象本有迹之可據氣則有序而

可推二者皆動物也因其象與氣之運動推遷而爲之數以筭其分至啟閉之節候則歲月日時無易章部紀元不差而曆無不善者矣蓋自堯典觀之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非星象之可見者乎所謂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非氣序之可推者乎所謂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非其數之可積者乎且其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所以觀星象審氣序者又必求之東西南北之四隅而未嘗執一定之數以爲曆也明矣凡爲曆者果能占天象順時

作原者宜
顧其少不
實不如此

序一晷度之差吾志焉一星辰之動吾志焉夕夕而
觀之旦旦而求之因其已往推其將來而毫髮無遺
算者一皆順其象與氣而明之所謂因天以求合不
執一定之數以必天之我驗也夫何後來曆家其初
未始不驗而久之必差豈其數不精算不密哉由其
不順天象之運動不察氣序之變遷徒欲執其定數
以求之故耳可見堯典乃萬世曆法之祖也至舜典
又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以觀天象察時序者爲
愈密矣故後世渾天儀亦祖璿璣之制而隨時以變
通也又何也曆象日月星辰不可變也執堯時之中

紛紛異多
只是好議
論

星以驗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于今并廢其曆象日
月星辰之法也奚可哉在璿璣玉衡以七政不可變
也執舜時玉衡所指以驗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於
今并廢在璿璣玉衡之法也奚可哉但後之人非不
觀天象要非象之以治曆也惟象有不合則委罪於
數之不精者有之而不能順乎天之象也非不在璿
璣要非察之以授時也惟察之有不合則委罪於制
之不巧者有之而不能順天象以立衡也此所以歲
愈差曆愈不驗也知欽若敬授之道者顧如是哉要
之七政之遲速四時之循環久而必差者天道之常

也立差以追其已往之變因象以改夫見在之差而隨時變通者曆法之常也

古今曆法

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爲此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濶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界內分作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愈越多也其差則

事之多欵
也田之多
則也皆類
此

亦難

一而古今曆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爲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李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差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差幾分幾年後差幾度將這差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個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

八編卷之六
會有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說得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曆至漢都喪失了不可考緣如今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蔡李通筭得康節曆康節曆十二萬三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自己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只是今之曆家又說李通底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曆比以前曆他只是做得個頭勢大數演得濶其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貫錢修一料藥與十文修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

四仲中星正日總論

聖人南面視四時之中所以候四時以布民政也故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皆謂此也然則天以二十八宿分布四方凡三百六十五度有奇爲日月五星之次舍日行一度爲一日一周天爲一歲月行三十日一周天爲一月故日月一歲千二會爲四時時有孟仲季仲爲分星人君不能以朝夕察候乎星度也故舉四時之中以驗之曰日中春分也曰日永夏至也曰宵中秋分也曰日短冬至也所謂星鳥者南方之星七爲朱雀體春分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火者東方之星七爲

蒼龍體夏至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虛者北方之星
七爲玄武體秋分則見於方也所謂星昴者西方之
星七爲白虎體冬至則見於南方也鄭康成曰凡記
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
事也旣舉四時之中又昏旦但視南方列宿則孟季
之月與周天之度數從可知也故歷代聖王尚之夏
有少正周有時訓秦漢暨唐及宋朝皆有月令所以
順天時而督民務也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又有
三星在天在隅在戶之候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龍見
而雩又曰土功水昏正而栽又曰凡馬日中而出日

日而入此皆視列宿而行國政也歷三代漢唐至于
今數千年日行漸遠故中星隨而轉移堯典之中星
與月令之中星爲不同月令之中星與曆之中星又
不同書於春舉星鳥而月令於仲春則曰昏弧中書
於夏舉星火而月令於仲夏則曰昏尾中書於秋舉
星虛而月令於仲秋則曰昏牽牛中書於冬舉星昴
而月令於仲冬則曰昏東壁中書之中星常在後而
月令之中星常在前故鄭康成之釋禮記則日月令
舉其初朔而尚書舉其月之中也豈非與月令爲不
同乎月令於孟春昏參中而三統皆於立春則以爲

昏畢十度中元加曆於立春則以爲昏昴九度中皆不同其爲昏參中者考之餘月之昏旦亦莫不然是月令與曆未嘗同也故孔穎達之疏禮記則日月令但舉其大略所以昏明之星不可以正依曆法也豈非與曆爲不同乎昔元祐中蘇頌爲儀象法要以月令洎唐及宋朝所測者合爲四時昏旦中星圖陳祥道爲禮書亦併論其月令尚書中星之異皆此意也雖然月令於餘月之昏旦中皆舉二十八宿如孟春之參尾中季春之牽牛中孟夏之曰翼曰婺女季夏之曰火曰奎孟秋之昏虛中孟冬之旦七星中季冬

之旦軫中皆二十八宿也惟仲春之月日奎昏弧中旦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以弧星近井而建星近斗石氏星經曰井有三十六度斗有二十六度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遠不可的指其昏旦之中故舉弧建以定之此又不可不知

歲差法

歲差之法虞喜以五十年差一度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一行以八十三年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王恂郭守敬以六十六年有餘以密矣今據其法步之又弗合也且如定歲

之法積四朞餘日而分日加於四朞故二至之時祇存絲忽此所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日有百刻而變爲九百四十畫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故也凡月三十日而二氣盈四百十一畫二十五抄一朔虛四十一畫積虛盈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爲朞胸祇在一畫之間此又所宜定也日月交食唯日食實難定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增損蓋月小閏虛大月入閏虛而實故八方所見同也日爲月所掩而食而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異四時日有九道故旁觀者遠

近自不同矣如北方食旣南才半虧南方食旣北才半虧故食之時刻分秒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乾清宮火之歲仲秋日食日官所步合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區遂至食旣其時刻分秒焉可同之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秒至精至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所此又所宜定也夫差之半抄積以歲月則躔離朞胸皆不合原筭矣

古歷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爲近之尚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筭已往減一筭筭將來加

一筭始爲精密。又隨時以儀象。三代以上曆無差法。非不差也。順天運以治曆故也。漢唐以下曆法愈密而差愈多。非始有差也。執曆法以合天故也。夫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惟順此以治曆而隨而變通焉。故雖有差也。亦差于本歲之四時而卽因以革之。不守其故轍此所以無差也。若恃吾之算數爲至密。籌策爲甚精。毫釐絲忽爲不爽。吾恐銖銖而較之。至后必差。况執有爲有盡之術。窮無方無體之妙。雖欲不差。其可得乎。蓋以古今之日躔觀之。彼天開于子。

冬至乃時之始也。混沌初闢。日躔冬至而日月五星皆在于子。凡知曆理曆法者莫不云然。考之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殷仲冬。是冬至昏見之星昴在天中。則日之躔固在虛也。夫子之虛非子之半乎。堯時冬至日躔虛宿。故知堯去開闢未遠也。周則冬至日躔牽牛矣。夏商雖杞宋無徵。以是推之。其在須女乎。漢太初曆猶在牽牛。唐在斗。迨元曆日已在箕。我朝在箕三四度矣。夫斗牛女虛皆北方之宿。箕乃東方之宿也。自子之半虛之十度至箕三四度。已差六十五六度。可見日度漸移。古今一也。

曆法總論

太祖高皇帝 承乾御極 膺曆授圖數由天悟理
本心孚二統相持則徵諸七政三曆相讐必協于五
紀占天有臺而璿璣之器存造曆有官而羲和之職
舉銅候有儀而推測之法立其積分一授時之數也
其置閏一大易之旨也分至啟閉卽少昊之所命也
春夏秋冬卽陶唐之所授也敬天勤民也至矣而猶
有謂年遠數盈隨時改曆之說是豈無所徵歟嘗考
博士元統之議曰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
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况授皆曆以至元辛巳

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
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
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
年遠數溢漸差天度擬合修改 太祖是其言矣開
創未遑也正德十三年五月巳亥朔日食起復弗介
賁外郎鄭繼之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曆元矣
武廟未之行也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勸修德
以應天修省以承慶少卿樂護之疏可考也請登臺
測影調元正曆以求未定之差法少卿華湘之疏可
考也嘗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

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故距元辛巳至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迄今則二百九十五年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四度餘矣考曆元以坐致千歲之日授民時以永萬年之統者不有待于今日哉竊聞之改曆之法有四一日立元二日測候三日察度四日定朔夫歲朔又復謂之元作曆者每以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爲曆元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本范史紀元之日如太初所謂四千六

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特起新曆之第一日則曆元不差後其可久乎是謂曆元馬融謂天體不可測知天之度惟有璣衡一事夫璣衡卽今之渾儀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備至郭守敬又加詳焉獨不可倣而行之乎是謂測候易之革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作曆有常度也惟觀五星以測三垣觀三垣以測二十八宿觀二十八宿以察中星是謂察度定朔之法必于交食驗之張何所考皆不能無差惟郭守敬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數此其爲最精者是謂定朔治曆之人有三一日專門之裔二

曰明經之儒三曰精筭之士夫漢之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請改正朔矣而不能爲筭也乃鄭平唐都洛下閎之徒出然後成太初曆崔浩之魏曆稱精矣而惟高允能辨五星聚并之差程子嘗曰堯夫差法冠絕古今堯夫嘗曰楊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許衡郭守敬王恂之作曆也窮極四海竭盡心思就晷測影凌駕百代夫唐都洛下閎鄧平專門之裔也子雲堯夫許衡明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精筭之士也誠得三者之人而行政曆之法庶可備一代之制而樹未來之準

